戊戌奏稿

序

赴海濱疎賤之儒處百日至促之期冒盈廷守舊之怒當牝索專制之焰而開天下不敢開之口掃數千年叢積之弊闢中國維新之局雷霆霹靂民物昭蘇萬國震驚改視易聽自古以來未之有聞也而吾師南海先生以之吾師雖通籍于朝而歸講學于粵未嘗一日服官也及丁酉戊戌之間膠旅之割常熟翁相國進賢于下

德宗景皇帝倚聽于上先生一旦起芒屩整冠裾明良相得魚水君臣蓋自宋世來人士以經術文學爲人主敬信諫行言聽大變舊法者自王安石以後未有其比也蓋自王安石創經義試士之制行之千年武后行弓刀步石武科之制行

之千餘年蕭何行漕運之制行之二千年皆至先生而後廢之定國是請立憲大譯書派游學獎創新裁綠營放旂兵易官制及後此百凡新制甚至剪髮易服皆自先生而始開之繫中國數千年政治之變得失存亡之局二千年來未有若先生關係之大者也嗟夫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古未見其人則于先生見之雖然非有神武聖明之主推心置腹先生又安能進盡忠言哉從古國家之盛治必聖主賢臣之遇合而後成之在吾國則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劉先主之于諸葛周世宗之于王朴是也其在歐土則德威廉第一之于俾士麥意伊曼奴核之于嘉富是也

德宗與先生之詔曰他日更效馳驅共建大業若天祐之竟

其設施積至今日中國之强盛豈有比哉故夫聖主賢臣之遇曠千載而難遘若既遘之且成功大效彰彰矣而壓于呂武君臣同禍致使大業不就成功盡廢

德宗既升遐而先生亦永棄慭遺一老長流絕海中國岌岌危于累卵及資政院既開議員群請開黨禁而未獲豈天之不祐中國耶讀斯文者念天地之悠悠能不愴然而涕下也

宣統三年三月弟子三水徐勤敢書簡端以告國人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

一戊戌數月間　先生手撰　奏摺都六十三首一代變法之大略在焉亦有代作者戊戌抄沒多所散佚即篇目亦不能憶內子同薇文僴先生女也累年搜輯紗存得二十篇遲遲久待終無由搜全懼久而彌佚先印之以應天下之望餘俟搜得陸續補印

一存目十三篇先附於此搜得補印

一各篇先後按月爲次

一先生進呈編書亦在此時今將其序文五篇附刻于後

一戊戌前之奏稿編書已久刊行故今不具

宣統三年三月　　　編者弟子麥仲華謹識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請告　天祖　誓羣臣以變法定國是摺

奏爲決行變法。請上告

天

祖。大誓羣臣。以定國是而一人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東事敗後。近者膠旅繼割。國勢凌夷。瓜分日聞。幾不國矣。所以至于此者。一統閉關之治。與列國競爭之治。若冬夏冰炭之相反。水陸舟車之異宜也。今我國處競爭之新世。而行閉關之舊法。安得不危敗乎。夫秋扇必捐。堂簑無用。五月之裘難披。岸上之船不住。物之公理也。禮以時爲大。而孔子時聖。逆天不祥。違時必敗。若當變不變。必有代變之者矣。與其人爲變之。何如已自變之之爲安適。夫印度者人

代變者也日本者已自變者也得失之故可以鑒矣

皇上聖明神武。奉天審時。知時變之宜民。觀會通而行禮。審得失成敗之故。決維新更始之謀。誠爲不世出而膺昌期者矣。然非常之原。黎民所懼。變易之始。守舊所疑。蓋聾者無以定韶武鄭衞之聲。瞽者無以辨采色文章之美。蜀犬見日而吠之。愚闇閉塞之夫。安其所習毀所未見昔滕文公趙武靈王魏文帝變法之時。父兄百官蓋皆不欲極力阻撓俄大彼得之變法羣臣陰欲廢之惟賴諸主剛斷不惑羣言故能致治強。光烈昭著。比年以來。

皇上有意變法。而盈朝洶洶。不可嚮邇。親貴抗違。耆舊力諍。羣僚面從而後言。舉政始行而中廢。乃至奉

旨發議乃推延而不議

明詔施行。乃束閣而不行。人心衆論。緝緝俄俄。譬行船駕駛。

宜定方針。乃船主指之于南。而柁手推之于北。以此而求登

彼岸。不亦難哉。臣愚竊竊憂之。又竊反覆爲

皇上計之。若令守舊不變而土地可保

宗社無恙可長此終古也則臣愚亦謂勿變也然守舊不變

之危敗成事已見矣故徇守舊親貴之意則

宗社土地不保試問守舊親貴與

宗社國土孰重乎

皇上受

祖宗之付託爲國民所託命受

宗社土地而保之乎抑愛守舊觀貫而保之乎但以此比校
皇上今之行政若何可以立斷矣故今茲大變百度非
皇上乾剛者斷不可即
皇上能奮乾剛而非大舉誓禮明定國是昭示
聖意俾萬衆回首改覩易聽不足以一人心而定步趨也日
本明治之初。決行變法。大集羣臣。以五事誓于太廟。蓋變法
者必行之途徑階級也。
皇上上法滕文公魏文帝之英明。外採俄彼得日本明治之
政術。乞明詔天下。擇日齋沐。大集羣臣。無小無大。誓于
天壇
太廟。亦如日本以五事上告

天
祖。採萬國之良規。行憲法之公議。御門誓衆。決定國是。以變法維新。爲行政方針。有違此誓。罰玆無赦。若行此乎。雷霆震厲。萬物昭蘇。人心乃一。羣疑乃釋。然後羣臣恪恭震動。同奉
聖意。力行維新。天下更始。新政之行。當如流水。惟
皇上留意幸察。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 四月

奏爲恭謝

天恩。特許專摺奏事。請罷棄八股試帖楷法取士。復用策論。

冀養人才。以爲國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疏賤。荷蒙

召對。詢臣以中外之事。救國之謨。對逾二時。皆承嘉納。

天顏有喜。並問取所著各書。咸令寫進。又令隨時上陳。特許

專摺奏事。殊恩異數。非臣之賤所當被蒙。粉骨碎身。非臣之

愚所能上報。臣竊惟今變法之道萬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

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舉。今學校未成。科舉之法。未能

驟廢。則莫先于廢棄八股矣。夫八股之無用。臣即棄八股以

竊科第者也從其業之既久知其害之尤深而對未詳。敢爲
我
皇上先陳之。夫自春秋譏世卿而選郊野。漢世舉孝秀而考
經行。六朝至唐宋。詞章與帖括並用。元明及國朝。經義與試
帖俱行。自周與宋。曾取士于學校。經漢迄今。多試士以策論
雖立法各殊科。要較之萬國。比之歐土。皆用貴族。尤爲非才。
則選秀于郊。吾爲美矣。任官先試。我莫先焉。美國行之。實師
于我。夫若漢之光祿四行。宋臣司馬光之十科試士。朱子之
學校貢舉法。皆爲良法。惜不見行。且凡法雖美。經久必弊。及
其弊已著。時會大非。而不與時消息。改紘更張。則陷溺人才。
不周時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推宋王安石之以經義

試士也。蓋鑒于詩賦之浮華寡實。帖括之迂腐無用。故欲藉先聖深博之經文令學者發精微之大義以爲諸經包括人天。兼該治教。經世宰物。利用前民。苟能發明其大義微言。自可深信其通經致用。立法之始。意美法良。迨至明與國初。人士漸陋。然抉經心而明義理。扶人倫而闡心性。當閉關之世雖未盡足以育才興學猶幸以正世道人心焉惟垂爲科舉。立法過嚴。以爲代聖立言。體裁宜正。不能旁稱諸子而雜其說不能述引後世而謬其時。故非三代之書不得讀。非諸經之說不得覽。于是漢後羣書。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諸子。戒不得觀。其博學方聞之士。文章爾雅。援引今故。闇徵子緯。旁及異域。則以爲犯功令而黜落之。若章句腐儒。學問止于論語。

經義未聞。漢書。讀禮記則殿刪國恤。學春秋則束閣三傳。若夫周禮以經國家。儀禮以範人倫。以試題不及。無人讀誦。乃至詩書易禮之本經。亦復東漢注唐疏而不觀。甚乃學庸論孟之微言。亦只守兎園坊本之陋說。蓋以功令所垂。解義只尊朱子。而有司苟簡。三塲只重首塲。故令諸生荒棄羣經。惟讀四書。謝絕學問。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學。掃地無用。束閣不讀矣。漸乃忘爲經義。惟以聲調爲高歌。豈知聖言。幾類俳優之曲本。東塗西抹。自童年而伊唔摹仿。妃青儷白。迄白首而按節吟哦。既因陋而就簡。咸閉聰而黜明。試官妄取謬種。展轉以相傳。學子循聲沒字。空疏而登第。雖有經文五義。皆以短篇虛衍。雖有問策五道。皆依題字空對。但八股清

通。楷法圓美。即可爲巍科進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馬遷范仲淹爲何代。人漢祖唐宗爲何朝帝。者。若問以亞非之輿地。歐美之政學。張口瞠目。不知何語矣。既流爲笑語。復秉文衡。則其展轉引收。爲若何才俊乎。然凡此所議。尚屬進士學貢生員以上者也。若夫童試。惡習尤苛。斷剪經文。割截聖語。其小題有枯困縮脚之異。其搭題有截上截下之奇。其行文有鈎伏渡挽之法。譬如中庸及其廣大草木生之。則上去及其廣三字。下去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爲題。如此之例。不可殫書。無理無情。以難學者。不止上侮聖言。試問工之何益。而上自嘉道。下迄同光。舉國人士。伏案揣摩。皆不。出。此大。草。之。文。法。也。夫。人。士。之。才。否。國。命。之。所。寄。託。也。舉貢諸生。

爲數無幾。若童生者。士之初基。吾國凡爲縣千五百。大縣童生數千。小縣亦復數百。但每縣通以七百計之。幾近百萬人矣。夫各國試皆無額。惟通是求。而吾國學額寡少。率百數十額。乃錄一人。故錄取者百之一。而新試者不止百之一。故多有總角應試。耄耋猶未青其衿者。或十年就試。已乃易業。假三十年之通。則爲三百萬人矣。故有人士終身。未及作一大題。以發聖經大義者。夫以總角。至壯至老。實爲最有用之年華。最可用之精力。假以從事科學。講求政藝。則三百萬之人才。足以當荷蘭瑞典丹墨瑞士之民數矣。以爲國用。何求不得。何欲不成。乃以三百萬可用之精力人才月日鈎心鬬角。敝精費神舉而投之枯困搭截文法之中以晉聖經之大義

皆不與之以發明也徒令其不識不知無才無用盲聾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長平趙卒四十萬尚十倍之其立法之謬異流弊之奇辱誠古今所未聞而外人所尤怪詫者矣即以臣論卅角學文于小題搭截尤畏苦之其文法嚴苛過于鉗網觸處皆犯束書不讀稍能習熟若復涉羣書置而不事即復犯文法故六應童試見擯以此知其于學問最相阻相反也且童生者全國人之蒙師也師之愚陋盲瞽既極則全國人之閉塞愚盲益甚是投全國人于盲瞽也何以爲國昔在一統閉關之世前朝以之愚民則可矣若夫今者萬國交通以文學政藝相競少不若人敗亡隨之當此綢繆未雨之時爲興學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猶恐其不能以立國也而

乃以八股試多士以小題枯困截搭縛人才投舉國才智于
盲瞽惟恐其稍爲有用之學以爲教時之才也不亦反乎然
則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爲之而八股致之也故臣生平
論政尤痛恨之即日面奏
荷蒙
聖訓以八股爲學非所用仰見
聖明洞見積弊夫
皇上既深知其無用矣何不立行廢棄之乎此在
明詔一轉移間耳而舉國數百萬人士立可掃雲霧而見靑
天矣從此內講中國文學以研經義國聞掌故名物則爲有
用之才外求各國科學以研工藝物理政教法律則爲通方

之學以中國之大求人才之多在反掌間耳尚慮羣臣守舊或有阻撓。

皇上宸慮。內斷于心。請勿下部議。特發

明詔。立廢八股。其今鄉會童試。請改試策論。以其體裁能通古証今。會文切理。本經原史。明中通外。猶可救空疏之宿弊。專有用之問學。然後宏開校舍。敎以科學。俟學校盡開。徐廢科舉。其試帖風雲月露之詞。亦皆無用。其楷法方光烏之尚。尤爲費時。昔在閉關之世。或以粉飾承平。今當多難之秋。不必斂精于無用。應請定例。並罷試帖。嚴戒考官。勿尚楷法。庶幾人士專研有用之學。其于立國育才。所關至大。臣愚顓顓。首以是請。

恭摺叩謝

天恩。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停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摺四月

奏爲請停止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以整武備。養人才。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維中國武備不修久矣。頃者東事之敗。割遼臺。賠

巨欵。舉國痛心。弱形暴露。各國輕視。瓜分日聞。禍至無日。戒

懼難怠。而猶有守舊最奇之制。實爲敗軍割地之由。東敗已

閱三年。至今尙不改革。臣工盈朝。竟無人爲

皇上力言者。臣誠痛異。謹爲我

皇上陳之。自嘉道以來。汽船飛渡。萬國棣通。歐美列强。偪壓

隣集。鴉片戰敗而香港割。熱河遠幸而京師破。諸口通商。形

見勢逼。未幾而安南緬甸琉球交失矣。乃者會盟聘問。列國

交通。亦復以强弱得失。互相比校。稍不如人。滅亡隨之。波蘭印度。尙爲遠跡。突尼斯馬達加斯加之亡。乃其近者。則吾中國今日。已非一統閉關之舊。而爲武備政治比校之列國矣。試問列國之武備何如乎。自普國以小勝法。自是各國效之。舉國民皆爲兵。其兵皆入校。礮兵馬兵步兵工醫輜重各習其科。皆有文學算數地圖兵法之學。不止步伐營陣之法。跳澗逾壘之粗也。自小校至大學。與專門各異科程。其法精密。將帥必自大學出。裨校亦自專校來。未入校者雖有奇才大功。不得爲裨校。若其講求鎗砲。非止堅輕遠準速而已也。製造之法。精益求精。隔山砲大逕尺許。乃可人携一段。以逾山越澗。若其大砲長逾十丈。彈大徑尺。長逾三尺。中藏小彈千

數。觸物開花。遠擊三十里。震燒二丈。深入八尺。其急砲可携者一分鐘而數百響。密如跳雨。製槍日精。亦復連響數十。國無大小。皆有自製槍砲。務足其國兵額數。足戰若干年月。舉國一律同式。猶復互校爭勝。舍舊從新。日異月不同。不惜斂一國之力而爲之。蓋自普以得賚賜後膛鎗勝奧。以克虜伯砲勝法後。各國之練兵製器。講求日精。而後相持莫敢發。此誠亘古所無。而亦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而迴視吾國之兵乎。舉國既無兵校。亦無練卒。更無可比東西國者。東事之徵兵也。各省驅乞丐應之。其至奉天。持槍寒慄。其槍皆鏽舊朽敗。事急購于外國。則得人廢棄之鎗。不堅不輕。不遠不速。即能準何益。增敗而已。或至用舊製枱槍。至可怪笑。然

猶是火器也。乃者

皇上大閱。群臣並侍。戎衛至嚴。外人亦持影鏡自遠而來窺。臣嘗竊陪觀。則走馬而前者。乃左挾雕弓而右加羽矢。鉦鼓一鳴。正鵠命中。銀牌賞下。大衆懽呼。外人拓影。傳徧萬國。不知

皇上以爲游戲乎抑以爲整武備也若以爲游戲豈可儆御容集千官羅萬騎陳十萬士卒而爲之若以爲整武也則挾歐人六百年前之軍械博物院之古玩以與今之克虜伯礮開花彈敵也臣未知所爲言也若夫京師旂兵數十萬講武日習。則皆張鵠于巷。挾矢于野。歐美人亦時旁觀之。臣竊旁視。未嘗不痛心。各省綠營大閱亦若此矣。歲糜千萬之餉以

養此爲國防。然乃若是。不重可怪笑哉。又試僞觀武鄉會試及各省府州縣生童試。此。武舉人生童皆一國壯佼膂力之勇夫也。以千五百縣合計之。殆百萬人矣。而所日夕習練。敝精費日。師教弟學。破家產。費十數年歲而爲之。以爭此進士舉人生員之上賞。得之則仕爲將校。總詰兵戎者。則拉弓舉刀抱石之技也。夫武試之制。始于唐之武后。于今千二百年矣。乃在德意志初祖沙立曼未出世之前。此眞博物院之古物。足供考古者。豈今猶可抱巨石。以投人。舞大刀。而相鬬。鳴長鎗。以相戕。乎以此弓刀石而禦數十響之後膛鎗開花彈之克虜伯礮相校乎。既必無是理矣。雖今練軍。皆用洋鎗。無用弓刀石者。既知不可用而令數十萬之旂兵百萬之武舉

人生員童生方當壯佼武勇之年而斂精力破身家縻祿食于弓刀石至古舊無用之物果何爲乎或謂將以收撫武健無賴之徒。無論金田之亂。不能收也。國家有民而教之豈有收撫無賴之法哉今舉國上下莫不知其無用。然因仍不請改。朝廷亦聽之。坐棄百餘萬武士之勇力年華。歲縻百餘萬人之祿食餉糈。雖或出于國。或出于民。要合計之。其爲暴棄百萬之兵。歲棄萬萬之費。乃實事矣。以言兵事等于古玩兒戲。以言國計則大爲棄民傷財雖在閉關承平然猶不可況當列國競爭之世東敗償割之後而仍不肯變計乎以此爲政不知執政何心而舉朝卿大夫何事也竊怪惑之。伏惟

皇上受祖宗付託之重。憂國家土地之割。起臥薪嘗胆之發

慎。重整軍經武之遠謀。乞立下
明詔。停止弓刀步石之武試。及旂兵習弓矢者。並廣設武備
學校。先于京津。徧于各省。小校大學。次第備置。科程功課。仿
德國日本例。必令入學乃爲將校。下令所司議行。其舊武舉
人生員咸聽入校。其生童願補練兵者聽。仍多派强健才武
有志之學生。就學德日兵校。親與德日兵士習驗。然後歸教
兵學。且統戎旅。兵事乃可得而整理也。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請開學校摺 戊戌五月

奏爲請廣開學校。以養人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狂愚。請廢八股。荷蒙

聖明嘉納。立下

明詔施行。薄海迴風。洗濯固陋。咸更新厲學。以贊休明。夫以千年之弊俗而一旦掃除之非

皇上之神武英斷何能致此豈愚臣之夢寐寤思所能及也

天下回首面內。想望更化之善治。肇應千載之昌期。在我

皇上矣。其鼓盪國民。振厲維新。精神至大。豈止區區科擧一事已哉。雖然。譬諸治病既以吐下而去其宿痾即宜急補養以培其中氣則今者廣開學校爲最要矣吾國周時。國有大

學國學小學之等。鄉有黨庠州序里塾之分。教法有詩書禮樂戈版羽籥言說射御書數方名之繁。人自八歲至十五歲。皆入大小學。萬國立學。莫我之先且備矣。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文王于人才作而致之非賴自然生而有之也故兎罝野人。可爲干城腹心。介冑武夫。能說詩書禮樂。人才既多。則國命延洪。故作人則能壽考也後世不立學校但設科學是徒因其生而有之非有以作而致之故人才鮮少不周于用也臣不引遠古。請近校于今歐美各國。而知其故矣。歐美之作其國民爲人才也。當吾明世。乃始立學。僅從僧侶。但教貴族。至不足道。及近百年間。文學大興。普之先王大非特力。館法名士髙多于其生蔡詩宮而師之。聘栢羅斯其于瑞

士。而創國民學。令鄉皆立小學。限舉國之民。自七歲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數輿地物理歌樂。八年而卒業。其不入學者。罰其父母。縣立中學。十四歲而入。增教諸科尤深。兼各國文。務爲應用之學。其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二年者。中學必應卒業者也。自是而入專門學者聽之。專門者。凡農商礦林機器工程駕駛。凡人圖一事一藝者。皆有學。皆爲專門也。凡中學專門學卒業者皆可入大學。其教、凡經學哲學律學醫學四科。自是各國。以普之國民學爲師。皆效法焉。英大學分文史算印度學阿喇伯學遠東學。于哲學中別自爲科。美則加農工商于大學。日本從之。夫學至于專門止矣。其所謂大學者。不過合各專門之高等學多設爲之。大聚。天。下。

之書圖儀器。以博其見聞。廣延各國之鴻博碩學專門名家。以得其指導。而羣一國之學者。優游漸漬。講求激厲。而自得之。凡各州能備此者。皆可謂爲大學。非徒在國都而已。總而言之。小學中學者。教所以爲國民。以爲己國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學也。高等專門學者。教人民之應用。以爲執業者也。大學者猶高等學也。磨之礪之。精之深之。以爲長爲師爲士大夫者也。其條理至詳。科學至繁。荷蘭比利時瑞典丹麥以蕞爾國而能獨立者。以諸學並立。大學林然。人才不可勝用故也。普勝法後。俾士麥指學生語之曰。我之勝法。在學生而不在兵。以百業千器萬技。皆出于學。作而成之故也。彼分途教成國民之才。如此其繁詳也。我乃鞭一國之民。以從事于八

股。枯。困。搭。截。之。題。新。人。才。而。絕。之。故。以。萬。里。之。大。國。四。萬。萬。之。人。民。而。才。不。足。立。國。也。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徧。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吾。國。任。舉。一。政。一。藝。無。人。通。之。蓋。先。未。嘗。教。養。以。作。成。之。天。下。豈。有。石。田。而。能。豐。多。稼。者。哉。今。其。害。大。見。矣。不可不亟設學以育成之矣。今各國之學。莫精于德。國民之義。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隣。亦可採擇。請遠法德國。近採日本。以定學制。乞下明詔。徧令省府縣鄉興學。鄉立小學。令民七歲以上皆入學。縣立中學。其省府能立專門高等學大學。各量其力皆立圖書儀器館。京師議立大學數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觀萬國。夫養。人。才。猶。種。樹。也。築。室。可。不。月。而。就。種。樹。非。數。年。不。

陰。今變法百事可急就。而興學養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請立學亟亟也。若其設師範、分科學、撰課本、定章程。其事至繁。非專立學部。妙選人才。不能致效也。惟

聖明留意幸督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請廣譯日本書派游學摺 五月

奏為請廣譯日本書。大派游學。以通世界之識。養有用之才。

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頃東事大敗。割臺灣。賠巨萬。舉國痛之。臣以為此非日本之勝我也。乃吾閉關之自敗。而人才之不足用也。夫中國萬里之廣土。五千年文明之古國。以文學教化。自尊高于大地者也。以夙昔環我皆諸番野蠻。未開化者。故鄙為夷狄。又皆遣學于我。而日本政法文學。亦自我出。故足己無待。輕視一切。此中國人數千年之積習。非一日矣。其學者所事。學八股試帖。讀四書五經而外。無他學矣。其號稱博學方聞之士。則有義理考據掌故詞章輿地金石諸學。通之者郡縣

寡得其人。然問以新世五洲之輿地國土政教藝俗。蓋皆茫然無睹。瞪目撟舌。若罔聞知。猝以投之大地交通萬國之世。以當各國之新法新學新器。安有不敗者哉。蓋人才之盲瞽不足用也。數千年閉關自足使然也。吾永永閉關。以爲今之世。猶古之世也。而不意自嘉慶之世。汽船驟出。道光之世。電線忽成。咸豐之代。鐵艦創行。同治之朝。鐵路交通。近乃電話四達。于是諸歐挾其異器。橫行宇內。騶突全球。若天上諸星之忽下于地也。遂破吾數千年久閉之重關。驚吾久睡之大夢。入吾之門。登吾之堂。處吾之室矣。自爾之後。吾中國爲列國競爭之世。而非一統閉關之時矣。列國競爭者。政治工藝文學知識。一切相通相比。始能並立。稍有不若。即在淘汰敗

亡之列而吾乃以宿昔閉關之俗對待之天已大雪不覺爐裘而倘葛屨屨霜前橫大河不具舟航而以方卑渡水其有不寒褻而溺死者乎我國今勢。何以異此。日本昔亦閉關也。而早變法早派游學以學諸歐之政治工藝文學知識早譯其書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強而勝我也吾今自救之圖豈有異術哉亦亟變法亟派游學以學歐美之政治工藝文學知識大譯其書以善其治則以吾國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強可倍速過于日本也今以吾國人士至卿大夫。此一國之託命者也。其聰明才智。豈爲乏人。其欲講求外國之政治文學工藝知識亦夥矣。然苦于欲通之而無其道也以無各國之書故也昔者大學士曾國藩嘗開製造局于上海以

譯書。于今四十年矣。其天津福建廣州亦時有所譯。然皆譯歐美之書。其途至難。成書至少。既無通學以主持之。皆譯農工兵至舊非要之書。不足以發人士之通識也。徒費歲月糜巨欵。而已。臣愚顚顚思之。以爲日本與我同文也。其變法至今三十年。凡歐美政治文學武備新識之佳書。咸譯矣。但工藝少闕。不如歐美耳。譯日本之書。爲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費日無多也。請在京師設譯書局。妙選通人主之。聽其延辟通學。專選日本政治書之佳者。先分科程。並譯之。不歲月後。日本佳書。可大畧皆譯也。雖然日本新書無數。專恃官局爲人有幾。又佳書日出。終不能盡譯也。即令各省皆立譯局。亦有限矣。竊計中國人多。最重科第。退以榮于鄉。進

仕于朝其額至窄其得至難也。諸生有視科第得失爲性命者。僅以策論取之。亦奚益哉。臣愚請下令士人能譯日本書者。皆大賚之。若童生譯日本書一種五萬字以上者。若試其學論通者。給附生。附生增生譯日本書三萬字以上者試論通。皆給廩生。廩生則給貢生。凡諸生譯日本書過十萬字以上者。試其學論通者給擧人。擧人給進士。進士給翰林。庶官皆晉一秩。應譯之書。月由京師譯書局分科布告書目以省重複。其譯成之書。皆呈于譯書局。譯局覈其文可。乃發于各省學政。試可而給第。擧人以上至庶官。則譯局每月彙奏。而請旨考試給之。若行此乎。以吾國百萬之童生。二十萬之諸生。一萬之擧人。數千之散僚。必皆竭力從事于譯日本書矣。

若此則不費國帑而日本羣書、可二三年而畢譯于中國吾人士各因其性之所近而研究之以成通才何可量數故臣之請譯日本書便也若夫派游學乎則宜多在歐美矣書者空言也實行之事非深久游入其學校尙慮不能深明之且歐美近今之盛實以物質故汽力之爲用倍人力者三十、而國勢之富盛強、亦三十倍、夫物質之學、又非可以譯書得也。請大籌學費。或令各縣分籌之。大縣三人。中縣二人。小縣一人。皆擧其縣之秀才。令其縣自籌供其費。吾以千五百縣通計縣二人。縣得三千游學生矣。律醫二者、我宜緩學。自哲學海陸軍化電光重農工商礦工程機器。皆我所無。亟宜分學。每科有二三百人矣。其後歲歲議增。及理財既成。增派無數。

六年之後。立國之才。庶幾有恃。若派學生于諸歐。以德爲宜。以德之國體同我。而文學最精也。若法民主。于歐東多變。覆車可鑒。吾國體不宜。惟日本道近。而費省。廣厲東游。速成尤易。聽人士負笈。自往游學。但優其獎導。東遊自衆。不必多煩官費。但師範及速成之學。今急于須才。則不得已。妙選成學之士。就學于東。則收新學之益。而無異說之害。昔日本變法之始。派游學生于歐美。至于萬數千人。歸而執一國之政。爲百業之師。其成效也。此臣所以請派游學也。我

皇上憂國如腊。歎念人才。乞下

明詔亟開譯書局並籌遣游學。其于作人成才以供國用。至大計也。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厲工藝奬創新摺 五月

奏爲請勸厲工藝。奬募創新。以智民富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深維立國致治之故。當審時變消息之宜。孔子

時聖。以其知新。故新民爲先。禮時爲大。吾中國之政教風俗。數千年如一揆也。只有保守。而絕無進化者。蓋尊古守舊爲之之也。夫中國何爲尊古守舊。蓋一統。閉。關。無所求望。但君主寡欲。國無兵。爭。大亂。小民。不。飢。不。寒。仰事。俛畜養生送死無憾。教化既行。則號稱太平。登封。行。而頌。聲。作。以爲郅治之極矣。故中國人語稱天下。印度羅馬人亦語稱天下。蓋皆限于地域聞見使然也。夫人之願欲無窮而治之進化無盡雖使黃金鋪地極樂爲國終有愁怨。未盡美善。但使永永閉關。則

昔一統之治法使民無智無欲質朴愿慤禮節廉恥孝弟忠信相安相樂亦復何加焉無如數十年間汽船自絕海而駛來鐵路由異域而通至電線電話可萬千里而通語文甚且汽球翔舞于空中雖有高城峻天亦復無關可閉矣臣竊怪諸歐小國僅如吾一府一縣大如英德法奧意亦不過吾一二省其民大國僅得吾十之一小國得吾百之一而大國富强乃十倍于我小國亦與我等其理何哉深考其由則以諸歐政俗學藝競尚日新若其工藝精奇則以講求物質故自乾隆末華忒新創汽機英人以爲地球復生日自嘉慶元年拿破侖募獎新器新書而精器日出至今百年創新器者凡十九萬餘于是諸歐强國遂以橫行大地搜括五洲夷殄列

國。餘波震盪。遂及于我。自是改易數萬千年之舊世界爲新世界矣。近者電學新發。益離思議。但就往者汽機所成。倍人力者三十。故其國富强之力。亦倍三十。是故安南緬甸突尼斯馬尼達斯加土地人民與英法比者。英法力塞三十倍之。故如巨象之壓貓犬。曾不一蹴矣。吾國土地人民十倍于彼。而富强力三十倍則亦三倍于我。故吾幸未滅而爲彼所弱。可比較而得之矣。方今萬國交通。政俗學藝。日月互校。優勝劣敗。淘汰隨之。置我守舊閉塞無知無欲之國民。投于列國競爭日新又新之世。必不能苟延性命矣。臣每思之。恐懼無已。雖然。以中國之廣土衆民。發明新民之義。以知新爲學識以日新爲事業。奉我聖訓。採彼良規。獎導新機。講求物質。一

轉移間而吾富强加三十倍無敵于天下矣夫士農工商國之石民而世有輕重吾國古者首去漁獵則以農立國是故分田制祿之經重農貴粟之論布滿經史甚至天子躬耕以勸導之以重農故則輕工藝故詆奇技爲淫巧斥機器爲害心錦繡纂組則以爲害女紅乃至欲驅末業而緣南畝此誠閉關無知無欲之至論矣若夫今者汽船鐵路電線飛球一器之出震驚萬國破變教義一廠之大人十數萬有如小國若夫德有得賚賜後膛鎗而勝奧有克虜伯砲而破法工業所關劇大如此夫工者因物質生化之自然而變化妙用之及至講求日新精妙入神則人代天工矣夫天稱造物神曰造化日造云者工之謂耳故國尚農則守舊日愚國尚工則

日新日智乃理之相尋覩其所導而已今美國人士。晝夜研精。皆日以思創新器爲事。若吾國人之事八股舉業然。若愛的森一創電燈。一創留聲器。不數月而行徧萬國。但彼率舉國人爲有用日新日智之業。吾率舉國人爲無用。守舊日愚之業。所行所趨之道相反。故致富致强之道亦適相反。而成正比例也。夫今已入工業之世界矣。已爲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國尚以其農國守舊愚民之治與之競。不亦僨乎。

皇上誠講萬國之大勢。審古今之時變。知非講明國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棄守舊尚日新定爲工國而講求物質不能爲國則所以導民爲治自有在矣乞下

明詔獎勵工藝。導以日新。令部臣議獎創造新器。著作新書。

尋發新地。啓發新俗者。著新書者。查無抄襲。酌量其精粗長短。與以高科。並許專賣。創新器者。酌其效用之大小。小者許以專賣。限若干年。大者加以爵祿。未成者出帑助成。其有尋新地而定邊界。啓新俗而教苗蠻。成大工廠以興寔業。開專門學以育人才者。皆優與獎給。則舉國移風。爭講工藝。日事新法。日發新議。民智大開。物質大進。庶幾立國新世。有恃無恐。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請裁綠營放旗兵改營勇爲巡警仿德日而練兵摺 五月

奏爲請裁汰綠營。還改營勇爲巡警。更仿照東西國兵制。大練新軍。以修武備。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以近者東事敗辱。割遼台。償巨款。舉國痛心。外人輕視。瓜分之議。日騰于報。邊警之告。時聞于耳。而三年以來。武備廢弛如故。綠營不改如故。于是膠旅之割繼起。列强耽逐。臣竊憂之。夫治國之道。固多而足兵爲最急切之務。此固萬國之同軌。尤中國之聖誡也。家有千金。不置于路。慢藏誨盜。狡焉思啓。此不能咎敵之無良。而應自審其守備也。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故楚莊王憂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乃者膠旅迫割。猶在夢寐。舉國倉皇。無以

應敵。

皇上憂之。用是發憤。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今無兵無將。何以爲國防乎。方今列國。以兵爭長。自昔以小國勝法。舉國爲兵。德遂以陸軍霸。其人民二千五百萬。備兵至六百萬。其分以馬步礮工輜重醫護。其士卒皆從學校。皆識文字算法圖繪。其兵伍之榮異者如諸生。爲國人所敬。其愛國之心。自小學講誦而已厲之。其操兵則登山跳澗。橫野渡河。過伏遭傷。無不備。其練兵爲兩甄。如眞戰。深夜調千數百里。國主夜親臨。或命大將赴校之。其裨校之尊榮。皆如大臣。其兵立如山。其兵行如水。萬國遂皆畏而效之。並練其兵數百萬。日治其槍砲。精益求精。相視莫敢發。則惟有于歐美而外求弱者

之肉而食焉亦勢之必至矣非洲既分割盡矣大地無餘矣列強四顧不于吾逐逐而何規焉而吾號稱國防者九十餘萬之大兵猶是綠營之舊制也其械則抬槍鳥鎗也其餉則九錢六分也其業則農工徒役也其服則寬袍大袖也然且其額皆虛名而無人也盡爲將弁所飽十取其五六或七八焉至大吏臨操則募市丐以應之以此而與列強學校百練之兵克虜伯砲開花之彈戰不猶剪紙而禦猛虎哉誠孔子所謂以不教民戰是棄民也以此守國何異開門而揖敵之來也經國若此雖賛一詞臣不審執政諸臣卿士滿列何以謀國也臣竊慄慄痛之

皇上知此。能無憂乎。能無危乎。此不止今海道大通。列強迫

歷爲不可也。昔在道咸之時。金田起亂。亦寔窺綠營虛鶩。一無所用。故乘虛竊發。一呼而十三省大亂幾失。曾國藩駱秉章左宗棠胡林翼諸臣。深知綠營之無可用。乃創練營勇以救之。以諸臣之忠義。賴以蕭靖醜孽。安定邦家。然營勇之用。止于靖內亂而已。至于禦外。則東事之敗。得失具見。與綠營雖少異。而不足以爲國防。亦至明矣。夫治兵之爲法無定。猶築隄防水之無定也。水愈漲則隄愈高。不能以疇昔之尺寸。限之兵者。與強敵爲戰者也。亦校之敵國若何而已。中國數千年之兵制。列國則秦之蒼頭。齊之奮騎。魏之武士。荊楚之奇材劍客。後世則後周之二十四軍。唐之府兵。號稱精強。然較以今之列強。則皆無以爲比。故盡中國古今之兵。無足以

敵。今秦西之强國者。然則湘楚舊勇之制。同于無用。不足爲習也。若八旗禁旅。只挾弓矢。猶昔者綠營。抑更練勇之不如。夫在昔從龍。其猛如虎。今則愉衣靡食。筋脆骨柔。亦不足以拱衛神京矣。故統吾國兵號百餘萬。乃無一可用者。靜言思之。骨折心驚。臣不審執政在朝。卿士滿列。何以謀國至于如此也。臣又慄慄痛之。此眞詩人所竄。無衣無褐者乎。大雪壓廬。赤身裸體。噤指裂膚。奇寒中心。其何能免耶。

皇上聞此。豈不憂驚。豈不危懼。有不旦夕難安。宵寐靡底者乎。竊惟救國之大略。必在改革之剛斷。凡此百餘萬無用之兵。歲糜民脂數千萬之餉。惟在

皇上摧陷廓清之。改絃更張之。其綠營盡名爲兵。是皆有業

之民。假名之丐。宜盡裁汰。無憂變生。請下明詔。一朝除之。可留千數百萬之餉。以養新練之軍。其營勇或有健兒。或有無賴。令所在地方官分成裁汰。今新軍未練。其盜賊出沒繁多之地。酌量暫留營隊。以資彈壓。其識字明敏。通解事理者。改充巡警。以資縣鄉之防虞。查各國爲治先整巡警吾國無兵只得號爲巡警因而教之改之亦事宜也其武弁識字通敏解事理者。改爲巡警官。其餘酌量裁汰。遣歸鄉里。務使得宜。若夫八旗禁旅數十萬。雖厚予廩祿。寒困苦之。以不得從事工商。反不如齊民之營生致富也。是聖朝所以優恤從龍之旅。反非所以安阜之。法久弊生。事宜通變。今亦不能不議改矣。乞令各省駐防滿漢各兵。聽其所

好。擇業而從。優給三年之粮。聽其改附所在民籍。其有武勁可用。矢于報國者。改充新軍。一律養練。其京師禁旅。一律從同。于特予三年粮外。或優給莊田。聽其屯墾。其武勁可用。情深報國者。專練成軍。留衛禁闥。然後以歲糜數千萬之兵餉。改養新軍。皆令仿照德日兵制。分馬步工礮輜重之隊。設學校。精軍械。牧良馬。募良家。重榮名。厚餉糈。更敎以愛國。厲其精神。庶幾有勇知方。然後可捍疆圉而振威稜也。竊查新建軍令號勁旅。而每軍七千。歲需百萬。今行臣改省爲道之策。令每道練一軍。則全國百道。可得百軍。有七十萬之兵。而歲增練之。可以立國而無虞矣。臣前請遼蒙準藏。皆改大藩。設總督。宿重兵。臣聞德法之對守來因河東奧斯鹿林涉羅觀

之境也。地僅數百里。而各宿兵三十萬。吾遼東爲俄日所窺。重要極矣。雖不能如德法。亦應以內地二十軍輪防之蒙回緣邊萬里長袤難寸寸而守之非趕築鐵路無以爲防今鐵路未築自庫倫伊犁亦應宿重兵十軍以鎮之西藏難運可先宿兵四軍桂滇二邊各宿六軍皆調于各省輪爲駐防以資熟習夫與其兵敗輸數万万。于强敵孰若統籌武備大振兵威以先爲不可勝乎以

皇上之神武。受祖宗之付託。思患預防。修武備邊。請

詔下羣臣議行。國防幸甚。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尊　孔聖爲國教立教部教會以　孔子紀年而廢淫祀

摺 六月

奏爲進呈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董子春秋學。敬備宸覽。乞設立教部教會。並以孔聖紀年。聽民間廟祀先聖。而罷廢淫祀。以重國教。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昔面對。蒙荷

聖慈。令進所著羣書。又承

天恩。特令軍機大臣廖壽恒迭次傳問。催將所著書速寫進呈。以臣愚陋。粗事撰述。奚足以仰承天鑒。乃蒙眷問稠疊。自非大聖人虛懷下問。垂采芻蕘。安得有此。經晝夜寫黃。將臣所編日本明治變法考。俄大彼得變政致强考。突厥守舊削

弱記。波蘭分滅記。法國革命記。進呈
御覽。聊備法戒。然凡此只言治術。未及敎旨。未足以上酬
聖意也。今並將臣所著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董子春秋
學進呈。以卷帙繁重。日月遷速。未及寫黄。謹以刻本上呈。惶
恐萬罪。竊惟孔子之聖。光並日月。孔子之經。流亘江河。豈待
臣愚。有所贊發。惟中國尚爲多神之俗。未知專奉敎主。以發
德心。祈子則奉張仙。求財則供財神。工匠則奉魯般。甚至士
人通學。乃拜跳舞之鬼。號爲魁星。所在學宮。巍樓高高。坐鎮
胄子士夫。齊祈膜拜。不知羞恥。幾忘其所學爲何學也。即稱
爲城隍。列爲正祀。而號爲陰官。多列鬼判。雕獰惡足警。亦非
經典所昭垂。其里祀土地。亦猶是矯誣也。其他龍王牛王猴

王之祀。以人祀獸。尤爲反異。若夫木居士之一株、石敢當之一片。亦有無窮求福之人。夫神道設教。聖人所許。鄉曲必廟。禱賽是資。而牛神蛇鬼。日窃香火。山精木魅。謬設廟祀。于人心無所激厲于俗尚無所風導徒令妖巫欺惑神怪驚人虚糜牲醴之資日竭香燭之費而歐美游者。覩爲野蠻。拍像傳觀。以爲笑柄。等中國于瓜哇印度非洲之蠻俗而已。于國爲大恥于民無少益夫敎民正俗修禮重敎此豈細故哉中國數千年來敬敎正學凡歷代儒先所論我朝

聖訓所垂。罔不迪于正典。力闢怪邪。而坐聽妖巫神怪不經之事大供奉于民間積久尊崇或光列夫祀典豈不異哉歷朝間有剛正之大臣。時請爲淫祀之嚴禁。明主在上。亦或採

行。乃不旋踵而淫祀復興。徧于民間。推原其故。蓋朝廷雖言敬教正學。只等具文。而未令天下人民。專祀先聖故也。今自學宮。尊祀孔子。許教官諸生歲時祠謁外。其餘諸色人等。及婦女。皆不許祀謁。民心無所歸。則必有施敬之所。地方必有廟。則必有所奉之神。以茲大事。功令又不爲正定。奉祀何神。朝廷既聽民立廟。不加禁止。一任人民。自由舉措。夫小民智者少而愚者多。勢必巫覡爲政。妄立淫祀。崇拜神怪。乃自然之數矣。積勢既久。方將敬奉之不暇。孰敢與爭。于是淫祠徧地。餘波普蕩。妖廟繁立于海外。重爲歐美所怪笑。以爲無教之國民。豈不恥哉。然旋觀歐美之民。祈禱必于天神。廟祀只于教主。七日齋潔。膜拜誦其教經。稱于神名。起立恭默。雅琴

合歌。一唱三歎。警其天良。起其齋肅。此眞得神教之意而又不失尊教之心。廻視吾國民。惟童幼入學。讀經拜聖。自稍長出學。至于老死。何嘗一日有尊祀教主之事。有誦讀遺經之文。而欲警其天良。起其齋肅。何可得哉。其所耳濡目染。膜拜尊奉。皆妖巫神怪者。風俗何由而善。正學何由而興。大教何由而一。臣每有覩聞。不能不爲我數千年之儒先怪也。即祀文昌。或謂一星。或謂張亞子。何功何德。而妄祀之。即觀音慈悲可奉。乃一印度之僧尼。關帝忠義可尊。不過奉春秋之遺教。而今家家祭祀。地地崇奉。則吾國自有教主。春秋作自先聖。何不直祀孔子。同奉教主。不更足以感動人之仁慈忠信哉。聞昔在明世。民間倘有祠祀孔子者。至康熙時御史吳培

乃始奏禁婦女入孔廟燒香。自是禁民間廟祀孔子。以爲尊崇先聖。豈知聖教。從此。不。及。于。民。矣。聖教日微。而淫祀日盛。吳培不知大理。其罪可勝誅哉。臣竊謂中國祀法。有。過。尊。之。弊。而。大。害。生。焉。穀梁傳述孔子之大義。曰人非天不生。非父不生。非母不生。故謂天之子也可。謂之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故王者稱爲天子。不過取尊稱云爾。實則凡人皆天之子也。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董仲舒述孔子大義亦曰。天者人之祖父也。人既不忘所生。祀其祖父。又豈可忘所自出。而不祀天哉。王者至尊。爲天之子。宜祀天。人民雖卑。亦天之子也。亦宜祀天也。不過古者尊卑過分。故殊其祀典。以爲禮秩。豈所論于今升平之世哉。論語子路請

禱于天。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祀上帝。然則孔孟大義。許人人禱祀天帝矣。且今功令即不定人民祀天。而民間歲時向空。無不祀天者。既久聽之而不禁。何不因而正定其禮乎。即今欲禁之。則基督之教人。皆日膜拜上帝矣。信教自由。爲憲法大義。萬無禁理。若實與而文不與。于民教既大損。于國秩又何益哉。孔子爲聖之時。禮以時爲大。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今尤通變之時矣。臣竊考。孔子實爲中國之教主。而非謂學行高深之聖者也。昔周末大亂。諸子並興。皆創新教。孔子應天受命。以主人倫。集成三代之文。選定六經之義。其詩書禮樂。因藉先王之舊而正定之。其易以通陰陽。春秋以張三世。繼周改制。號爲素王。蒼帝降精。實爲教主。

莊子以爲本天地。育萬物。小大精粗本末。四通六闢。無乎不在。推爲神明聖王。子貢有子。以爲生民未有。其弟子三千。徒侶六萬。分傳其教。偏于中國。皆信行之。當其時諸子爭爲教主者十數。而老墨尤大。老爲虛無爲我刑法之祖。其流爲神仙符籙。墨爲尊天尙同兼愛之宗。其短在非樂儉殺。二大教亦徧行中國。而不若孔子之宏大周徧。又不若孔子之近人中庸。故至漢武時。儒學一統。二教敗亡。孔子爲中國教主。乃定一尊。夫大地教主。未有不託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時地爲之。若不假神道而能爲教主者。惟有孔子。眞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無也。及劉歆起。僞作古文經。託于周公。于是以六經爲非孔子所作。但爲述者。唐世遂尊周公爲先聖。抑孔子爲

先師于是僅以孔子爲純德懿行之聖人而不知爲敎主矣近人遂妄稱孔子爲哲學政治敎育家。妄言誕稱。皆緣是起。遂令中國誕育大敎主而失之。豈不痛哉。臣今所編撰。特發明孔子爲改制敎主。六經皆孔子所作。俾國人知敎主。共尊信之。

皇上乙夜覽觀知大聖之改制。審通變之宜。民所以訓諭國人。尊崇敎主。必有在矣。夫孔子之道。博大普徧。兼該人神。包羅治敎。固爲至矣。然因立君臣夫婦之義。則婚宦無殊。通飲食衣服之常。則齊民無異。因此之故。治敎合一。奉其敎者。不爲僧道。只爲人民。在昔一統閉關之世也。立義甚高。厲行甚嚴。固至美也。若在今世。列國縱橫。古今異宜。亦少有不必盡

行者。其條頗多。舉其大者。蓋孔子立天下義。立宗族義。而今則純爲國民義。此則禮律不能無少異。所謂時也。孔子自有平世之義。臣所輯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畧發明之。但今未明。若盡以據亂舊道繩人。則時義事勢不能行。若不以孔子大教爲尊。則人心世道不可問。故今莫若令治教分途則實政無礙而人心有補焉。夫舉中國人皆孔教也。將欲令治教分。途。莫若專職業以保守之。令官立教部而地方立教會焉。首宜定制。令舉國罷棄淫祀。自京師城野省府縣鄉。皆獨立孔子廟。以孔子配天。聽人民男女。皆祠謁之。釋菜奉花。必默誦聖經。所在鄉市。皆立孔教會。公舉士人通六經四書者爲講生。以七日休息。宣講聖經。男女皆聽。講生兼爲奉祀生。掌

聖廟之祭祀。灑掃。鄉千百人必一廟。每廟一生。多者聽之。一司數十鄉。公舉講師若干。自講生選焉。一縣公舉大講師若干。由講師選焉。以經明行修者充之。並掌其縣司之祀。以教人士。或領學校。教經學之席。一府一省。遞公舉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師。省曰大宗師。其教學校之經學亦同。此則于明經之外。爲通才博學者矣。合各省大宗師公舉祭酒。老師。耆碩明德。爲全國教會之長。朝命即以爲教部尙書。或曰大長可也。各國學校。皆隸于教。學生日必頂禮。況我孔子。向專爲學校所奉哉。應密其儀節矣。至凡爲傳教。奉職講業之人。學業言行。悉以後漢宋明之儒先爲法矩矱。禮法不得少踰。執持大義匡弼時風。雖或極迂。非政客士流所堪。難從難受。而康

恥節義有所扶賴政教各立雙輪並馳既並行而不悖亦相反而相成國勢可張聖教日盛其于敬教勸學匡謬正俗豈少補哉抑臣更有請者。大地各國。皆以教。主。紀。年一以省人記。憶之力。便于考。據。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于尊。行。日本無教主。亦以開國二千五百年紀元。與其時王明治年號並行。一以貫當王。一以便考古。若吾國歷朝數十。閱帝數百。年號幾千。記述既艱。考据不便。苟非通博專門。令人不知何世。既爲前代。無關尊王。不若以教主紀年更于敬教有補。伏惟皇上聖明。傳心先聖。敬教審時。洞達中外乞明詔設立教部。令行省設立教會講生。令民間有廟。皆專祀孔子以配。天。並行孔子紀年以崇國。教。其祀典舊多誣濫。或人神雜揉。妖怪

邪奇。或無功德。應令禮官。考据經典。嚴議裁汰。除各教流行久遠。聽民奉教自由。及祀典昭垂者外。所有淫祀。乞命所在有司。立行罷廢。皆以改充孔廟。或作學校。以省妄費。而正教俗。所關至大。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按淫祀與教有異然未上諭後有司奉行不善寺觀多毀此胥吏骫索所致非上諭意也此摺可證仲華注

請定立憲開國會摺代 六月

奏爲請定立憲。開國會。以安中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頃者東敗于日。遼臺既割。膠旅繼躔。臣每憂國危。未嘗不仰天。而。歎。也。及聞

皇上聖武發憤。變法維新。臣不禁軒鼓蹈舞。歡欣忭蹈。以爲堯舜復。出。也。方今變法。可陳之事萬千。臣生逢堯舜之世。安敢以枝節瑣末之言。上瀆堯舜之

君哉。臣竊聞東西各國之强。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蓋自三權鼎立之說出。以國會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總之。立定憲法。同受治焉。人主尊爲神聖。不受責任。而政府代之。東西各國。

皆行此政體。故人君與千百萬之國民。合爲一體、國安得不强。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蓋千百萬之人。勝于數人者。自然之數矣。其在吾國之義。則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故黃帝淸問下民。則有合宮。堯舜詢于芻蕘。則有總章。盤庚命衆至庭。周禮詢國危疑。洪範稱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孟子稱大夫皆曰。國人皆曰。蓋皆爲國會之前型。而分上下議院之意焉。春秋改制。即立憲法。後王奉之。以至于今。蓋吾國君民。久皆在法治之中。惜無國會以維持之耳。今各國所行。寔得吾先聖之經義。故以致强。吾有經義存空文而不行。故以致弱。然此寔治國之大經。爲政之公理。不可易。

矣。今變行新法。固爲治强之計。然臣竊謂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從事于其末。無當也。春秋之義。撥亂之後。進以升平。上有堯舜之

君。下乃有堯舜之民。伏惟

皇上聖明神武。撥亂反正。眞堯舜之君也。伏乞上師堯舜三代。外採東西强國。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則中國之治强。可計日待也。若臣言可採。乞下廷議施行。若其憲法綱目。議院條例。選擧章程。東西各國。成規具存。在一採酌行之耳。則

皇上之聖治。駕漢軼唐超宋邁明而上之。豈止治强中國而已哉。孟子曰。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臣愚冒昧上聞。不勝恐

懼屏營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 六月

奏爲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以定國是而一人心。强中國。恭

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頃聞內閣學士闊普通武奏請行憲法而開國

會。廷議不以爲然。

皇上決欲行之。大學士孫家鼐諫曰。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

無權矣。

皇上曰。朕但。欲。救。中。國。耳。若。能。救。民。則朕雖。無。權。何。礙。大哉

王言。臣聞而感泣曰。非堯舜之大聖。眞有公天下之心者。安

得有此。哉。臣幸生逢堯舜之君。受非常之遇。安得不以死報。

臣誠惶誠恐。願竭忠愚。不敢愛死。冒犯非常。爲我

皇上陳之。竊惟東西各國之所以致強者。非其政治之善。軍兵砲械之精也。在其舉國君民合爲一體。無有二心也。夫合數千百萬之人爲一身。合數千百萬人心爲一心。其強大至矣。不必大國。雖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之小。而亦治強也。近者歐美尤留意於民族之治。凡語言政俗同爲國民。務合一之。近者日本以之。日本地與民數。僅比吾四川一省。而今強盛若彼矣。蓋民合于一。而立憲法以同受其治。有國會以會合其議。有司法以保護其民。有責任政府以推行其政。故也。吾國人主。擁有其國。僅與數大臣共治之。或十數疆臣分治之。雖有多民。僅供租稅。不得預政事焉。其視國家國土。若秦越人相視之肥瘠也。苟不及其鄉土。親受奴虐。皆無關焉。甚

且民既不預國事。惟知身家親族而已。餘皆外視。故其甚者。姓與。姓。分。鄉與。鄉。分。縣與。縣。分。省與。省。分。國朝龍興東土。奄有中夏。兼定蒙古準回衞藏。爲大一統。皆因其舊俗而治之。

仁恩汪濊。咸戴

聖朝矣。而列聖尙慮有金元之弊。服官執政。多屬色目之人。故不得已仍別滿漢。以分官缺。乃開國時之苦心也。故康乾之時。廷臣有請去滿漢者。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以此意喻之。乃咸仰

聖意之高深。今閱二百餘年。久安長治。戴白之老。服膺涯澤。

率土民氓。咸戴

聖濟。非復閉國時之比矣。方今絕海棣通。列强鄰迫。宜合舉國之民心。以爲對外之政策。不宜于一國民之內。示有異同。若疆界既分。即生彼此。屬當國家危難。反側生心。扇動搖惑。甚非所以置國家于磐石之安也。夫分則弱。合則强。治法之公理也。武王有臣三千人爲一心。故勝紂臣億萬億萬心故亡。然則國無小大。人無多寡。視其分合如何而已。今吾國有四萬萬之民衆。大地莫多焉。而不開國會。雖有四萬萬人。而不預政事。視國事如秦越。是有衆民而棄之。然且令省與省分界。滿與漢異名。務在削大使小。汰多使寡。多立彼疆此界之名。以薄其扶助親愛之意。但一君主與數大臣爲政。尊則尊矣。制則制矣。然孤寡若此。而與列强合數千百萬人爲

一者相校相遇安得不敗不然。安有以萬里之大國四萬萬之衆民而敗于日本者哉論者不深察本末。而妄言治體。繁爲條陳。夫天下豈有本不立而能舉其末者哉即末治能舉亦何益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昧昧思之。早夜籌之。爲中國計。而求其治本。惟有君民合治滿漢不分而已定其治本以爲國是乃可以一人心而求治理。昔魏文帝摭有華夏。慕其文明。以爲非令國人全用華風。不能致一統也。又以父兄百官。安于舊習。而不肯更新也。乃令皇族改拓拔爲元氏。獻帝兄紇骨氏改爲胡氏。次兄普氏改爲周氏。次兄拓拔氏改爲長孫氏。次弟丘敦氏改爲丘氏。更令功臣九十九大姓咸改漢姓。若侯莫陳之改姓陳。勿忸于之改姓于。出大汗之改

姓韓。步六孤之改姓陸。破多羅之改姓潘。丘林之改姓林。賀拔之改姓何。叱呂之改姓呂。是樓之改姓高。獨孤之改姓劉。拔列之改姓梁。叱羅之改姓羅。素黎之改姓黎。嗢盆之改姓溫。叱干之改姓薛。賀葛之改姓葛。庫狄之改姓狄。吐奚之改姓古。出連之改姓畢。阿單之改姓單。阿鹿桓之改姓鹿。俟力伐之改姓鮑。吐伏盧之改姓盧。嗢石蘭之改姓石。獨孤渾之改姓杜。胡古口引之改姓侯。其後周隋終復混一。寔皆出于魏文之政俗族姓。而元氏及周胡長孫氏入唐。卿相如鯽。功臣遺裔。綿被中國。今之大姓。十九魏裔。其齊周隋唐王侯貴族改漢姓者。不可悉數。無能別也。則皆魏文帝長慮遠算致之。以

皇上之明。試覽北魏書魏文帝紀及官氏志。

聖心神悟。必有宏謨。臣聞疏不間親。遠不間近。賤不間貴。臣

寔賓萌。疏賤至極。猥受

皇上非常之知。有非常之慮。不敢自隱避。敢進盡忠言願

皇上垂察。君民合體。滿漢不分之言。念玆在玆。釋玆在玆。所以發爲治本者必有以超絕前古垂範後世爲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聖以上繼堯舜軼駕歐日者非臣之愚所能頌發休美矣若

聖意既定。立裁滿漢之名。行同民之寔。則所以考定立憲國會之法。三權鼎立之義。凡司法獨立。責任政府之例。議院選舉之法。各國通例具存。但命議官徧採而慎擇之。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合擧國四萬萬人之身爲一體。合四萬萬人之心爲一心。其誰與吾敵。而豈復四顧旁皇。瞻畏鄰敵哉。抑臣更有請者。中國向用朝號。乃以易姓改物。對于前代耳。若其對外交鄰。自古皆稱中國。今東西國稱我。皆曰支那。而我經典無此二文。臣細繹音義。支那蓋即諸夏之音。或即中華之轉也。古稱諸夏。或曰諸華。頻見傳記。蓋華夏音近而中諸音轉。其蒙回衞藏。咸令設校。教以經書文字語言風俗。悉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趨伏惟今定國號。因于外稱。順乎文史。莫若用中華二字。

皇上維新。尙統一而行大同。乞留

聖意幸察。謹將北魏書文帝紀官氏志進呈。伏惟乞

皇上聖鑒。謹奏

謝賞編書銀兩乞預定開國會期並先選才議政許民上書事摺 六月

奏爲恭謝

天恩賞給編書銀兩。乞定開國會期。先開懋勤殿。選才議政。並許天下人上書言事。以公

民議。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頃承恩命。以臣進呈所著各書。編寫有勞。特賞給銀貳千兩。微臣拜受。誠恐誠惶。竊念臣海濱鄙人。竊經末學。屬當世難。上貢芻蕘。猥以窾啓寡聞。塵上天聽。自維愚妄。待罪屏營。豈意乙覽不遺。重加懋賞。嘉其獻替之誠意。酬其鉛槧之微勞。白鏹光燦于草廬。黃封列塞于香案。非臣散賤末

吏。所當被蒙。惟臣感激　恩知。冀酬高厚。乃者竊聞臣進呈所撰波蘭分滅記。

皇上立垂披覽。淚承于睫。汍瀾濕紙。豈非睹亡國之慘酷。惊中國之危難。以憂思之至切。故感引之最深哉。從古殷憂乃以啓聖。多難用以興邦。孟子曰。不有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楚莊王憂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不怠。遂覇中原。越王勾踐棲于會稽。臥薪嘗膽。以治其國。卒以沼吳。今中國雖弱。然猶幅幀萬里。金甌無缺。人民忠憤。同心望治。所慮患者朝廷驕侈縱虐。鼾睡苟安耳。今

皇上。有。楚。莊。憂。禍。之。心。勾。踐。發。憤。之。志。但。此。感。波。蘭。而。厲。游。之。一。事。即。可。為。救。中。國。而。治。強。之。前。徵。臣誠為中國汴蹈懽

欣無已也。昔管仲請齊桓公無忘在莒。吳夫差使人日呼于

庭。臣伏願

皇上兢兢業業。日夕。不。忘。波。蘭。之。覆。轍。有發。憤。爲。雄。之。思有雷。霆。震。厲。之。象。勿牽。于。盈。廷。守。舊。之。談。勿狃。于。祖。宗。閉。關。之。法。審時通變。與民更始。唐臣韓愈謂凡此武功。惟斷乃成。

乾綱神武。會朝清明。以

皇上之聖武行之。中國之强。可計日而待也。臣竊聞禮部侍郎闊普通武奏請開國會。

皇上欲毅然行之。大學士孫家鼐諫曰。若開國會。則民有權而君無權矣。

皇上曰。朕。但欲。救。中。國。耳。若能。有。益。于。國。民。則無。權。何。害。臣

伏聞之。流涕感泣曰。大哉聖人之言也。非有。堯。舜。公。天。下。之。心。禹。湯。救。民。之。意。安。得。有。此。臣幸躬遇

大聖

堯舜之

君。敢不竭股肱·心膂以死報乎。蓋自黃帝有合宮。堯舜闢四門。殷有總章。周有明堂。齊桓公有嘖室。洪範謀及卿士庶人。盤庚命衆至庭。論語曰。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今歐日之強。皆以開國會行立憲之故。

皇上翕受嘉謨。毅然斷行。此中國之福也。生民之幸也。請即

定

立憲爲國體。預定國會之期。

明詔布告天下。然憲法國會條例至繁。尚待選集取資各國。今未開國會之先。請採用國會之意。一日集一國人才而與之。議定政制。一日聽天下人民。而許其上書言事。臣今敢以

報

堯舜之君者。在此二者而已。國朝官制資格太分。召對者只限堂官。上奏者只許御史。外官司道以下。朝官京卿以下。不得上言。而尚侍督撫。非資深年耆。不得至。政繁事劇。精衰力頹。其于世界新學。各國新政。繙譯新書。皆未暇講讀。遂至矇然罔知。無可如何。其所謂才練公忠者。皆不出閉關之舊法。投之今日。若以車渡水而以扇禦寒也。

皇上欲更新百度。而左右顧視。謀謨贊襄者。誰與應

淸問哉。然則居今而明揚側陋。旁求俊乂。詢于芻蕘。非止爲謀及庶人。實以爲達聰明目也。日本未開國會之先。亦先徵一國之人才。以議政事。于是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出。臣所寫進日本變法考。已發明之伏乞

皇上特下

明詔。令羣臣各薦才俊。府必一人。不問已仕未仕。概行徵集。闕下大開。懋勤殿令入直行走。懸百國之圖。備中外之籍。分列百政。各設專科。派以鳩集東西。斟酌今古。編纂政法。以備施行。日輪二十人。置之左右。以備顧問。或賜茶果。優假顏色。其有大政。或其近地。或其專科。與之商略。或發與議定。既可覘其才識。亦以贊助

聖謨其有才者即權充內外使任其外僚微末士庶專門各
有專長各有聞見吾國地大物庶俗變民情皆非
君門萬里所能具知也故各國議院學校農工商礦之人皆
預選爲今未開國會一時難集請
明詔特下許令天下人民上書聽其所言所在有司長官必
當代遞無得抑壓有阻遏者以違制論如此則國才咸集下
情無壅舉國人士必回首面內懽欣踴躍以贊新政其于維
新致治必有大益恭摺仰謝天恩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禁婦女裹足摺 六月

奏為請禁婦女裹足。以全肌膚。而維俗化。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漢臣賈誼上治安策。謂大臣以簿書期會為大故。至俗流失。世敗壞則不知怪。此誠知治亂之體要者也。夫為政之道。本末兼該。而莫大于保民。聖化之隆。纖悉備舉。而莫先于正俗。方今萬國交通。政俗互校。稍有失敗。輒生譏輕。非復一統閉關之時矣。吾中國蓬蓽比戶。藍縷相望。加復鴉片熏纏。乞丐接道。外人拍影傳笑。譏為野蠻久矣。而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臣竊深恥之。夫刖足者。為古肉刑之一。刑者。成也。一成不變。後王恐波及無辜。猶為廢之。史稱其美。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刖刑。終身痛楚。一成不變。

此眞萬國所無而尤爲聖王所不容者也夫父母撫子以慈爲義女子體弱尤宜愛護乃乳哺甫離髫髮未燥筋肉未長骨節未堅而橫紮弱足嚴與裹纏三尺之布七尺之帶屈指使行拗骨使折拳攣踡跼地蹐天童女苦之旦旦啼哭或加藥水日夕熏然窄袜小鞋夜宿不解務令屈而不伸纖而不壯扶床乃起倚壁而行富人苦之貧家尤甚親操井臼兼持饋浣下撫弱息上事病姑跋往揪來走無停趾臨深登高日事征行皆捫足歎嗟愁眉掩泣或因登梯而墜命或因楚病而傷生若夫水火不時亂離奔命扶夫抱子挾物攜衣絕澗莫逾高峯難上亂石阻道荊棘鉤衣多有縊樹而棄生墜樓而絕命者不可勝數也即使治世承平富家大吉婢嫗盈

前安坐而食而人倫有禮疾病不時仰事俯畜接親應友能無勞苦乎且勞苦即不足道而衛生寔有所傷血气不流气息汚穢足疾易作上傳身體或流傳孫子奕世體弱是皆國民也羸弱流傳何以爲兵乎試觀歐美之人體直气壯爲其母不裹足傳種易強也迴觀吾國之民尫弱纖僂爲其母裹足故傳種易弱也今當舉國徵兵之世與萬國競而留此弱種尤可憂危矣夫父母之仁愛豈樂施此無道之虐刑于其小兒女哉徒以惡俗流傳非此不貴苟不纏足則良家不娶妾婢是輕故寧傷損其一體而免擯棄其終身此爲一人一家之事誠有茹苦含辛而無如何者若

聖世懷保小民一夫之有失時以爲予辜一物不得所引以

爲己罪。而令中國二萬萬女子。世世永永嬰此刖刑。中國四萬萬人民。世世永永傳此弱種。于保民非榮。于仁政大傷。

皇上能無惻然矜之。愍然憂之乎。臣嘗考。裹足惡俗。未知所自。史記利屣。不過尖頭。唐人詩歌。尚未詠及。宋世奄被。遂至方今。或謂李後主創之。恐但惡風所扇耳。宋人稱只有程頤一家不裹足。則餘風可知。古今中外。未有惡俗苦體。非關功令。乃能淹被天下。流傳千年。若斯之甚也。其可駭莫甚焉。以國之政法論。則濫無辜之非刑。以家之慈恩論。則傷父母之仁愛。以人之衛生論。則折骨無用之致疾。以兵之競強論。則弱種展轉之謬傳。以俗之美觀論。則野蠻貽誚于鄰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且國朝龍興。嚴禁裹足。故滿洲婦女。皆尚天

足凡在國民同隸覆幬率土婦女尤宜哀矜且法律宜一風俗宜同

皇上憐此弱女拯此無辜亟宜禁此非刑改茲惡俗乞特下

明詔嚴禁婦女裹足其已裹者一律寬解若有違抗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無官者其夫亦科鍰罰其十二歲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罰其父母如此則風行草偃惡俗自革舉國弱女皆能全體中國傳種漸可致強外人野蠻之譏可以銷釋其神

聖化豈爲小補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摺 七月

奏爲請速開制度局以議行新政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去年上書。條陳變法。其首重要。即在制度局。

請設制度局。蒙 皇上發交王大臣會議。近者面對。再詳奏

請。荷蒙

聖明嘉許。及進呈日本明治變法考。于明治變法時。先開制度局一事。剴切詳明。言之切至。迭聞

聖明垂注。頻咨議臣。累經催問。乃至今累月。未聞議定施行。雖

雷霆震厲。而羣臣置若罔聞。臣竊異之。今者渙汗大號。新政日頒。我

皇上急于求治。勇于求言。雖大舜聞善。若決江河。不足數也。故有嘉謨則必行。有芻蕘而必採。比之昔者。若盲瞽之獲明目。若白骨之忽昭蘇。天下欣喜。想望自強。雖然臣竊竊有憂之。顓顓不能不言之。則以醫多。而藥雜。方亂。而病生也。臣雖至愚。然嘗講求古今之治迹。斟酌中外之政法矣。凡治病之方。有先後緩急之宜。輕重表裏之別。醫病既爾。治國尤然。其次序有先後者。必不可少亂。其條理宜繁詳者。必不可闕一。譬若工程家之營大宮室也。先有大匠繪定圖說。基址若干。高下若干。堂室階庭廊窗門柱若何。磚石土木灰釘漆鐵若干。用何國之新式。參何國之異樣。估價需金若干。然後鳩工庀材。劃界行基。立門構堂。乃可次第舉也。若未繪圖。未定則

基界未劃堂室門庭廊窗門柱未定樑磚石土木灰釘漆鐵未知數用何圖式皆未商定但貿貿然日鳩工庀材督其營築或言某堂室宜搆則聽其言而搆之或言某門庭宜築又聽其言而築之或言某窗柱宜如何式又聽其言而毀之或言某土木鐵石宜若何備也又聽其言而購之及其全功落成則必門窗不通堂庭相背瓦縫不能交合木筍不能互入必至天光不蔽道路不通牆壁遮塞豈徒貽笑隣里亦且靡費失時及乎猝有巨風淫雨之交侵終至感寒而無所依蔽也豈惟經營一工程哉即製一衣事至微小若不預計身度之長短肥瘦寬狹須料若干若者爲領爲袖若者上衣下裳而漫聽人言謬執刀尺隨意剪截應手零碎縫以針線紐而

成工被而衣之必難蔽體或障左肩而露右肘或掩手足而失胸背既失笑爲狂疾且難禦夫風寒今頻頒新政而不先開法度局以總裁之定其千條萬理之宜明其先後緩急之序而漫聽羣臣之條陳遽爲渙汗而頒下枝枝節節不相湊合亂次而濟散無友紀何以異于所笑營室裁衣者之所爲也。

臣愚過慮恐行之久而鮮效必將爲守舊者所藉口而反之也且歐美之新法固中國所未有人士未習也驟取法之推行之初必多致誤即使考求極詳施行極細猶恐以生疎失敗遷地難良故在彼爲良法者在我或爲苛政此又非審愼至詳推勘至極不易寔施也况守舊諸臣憂疑驚懼陽爲奉

介陰實阻撓
皇上日月至明雷霆至厲而勛舊親貴偏于當路似宜思有以位置安全之免其怨望以生危殆此亦爲政之畧宜兼籌並願者也伏乞
皇上躬秉乾斷立開制度局選一國之才而公議定之統籌全局乃次第施行其于變法庶能少弊若夫吾國法律與萬國異故治外法權不能收復且吾舊律民法與刑法不分商律與海律未備尤非所以與萬國交通也今國會未開宜早派大臣及專門之士妥爲輯定臣前所亟亟請開法律局爲此也請附于制度局並設之臣惓惓之愚長慮過計極言上陳惟

聖上留意幸察。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廢漕運改以漕欵築鐵路摺 七月

奏爲請停廢漕運。改以漕款。廣築鐵路以通運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漕運之制。爲中國大政。所以充太倉而供玉食。實

京師而備不虞。自京城之東。逶延通州。倉廒連百。高牆櫛比。運夫相屬。肩背比接。其自通州。至于江淮。通以運河。迢遞數千里。閘官閘夫相望。高檣大舸相繼。運船以數千計。船丁運夫以數萬計。設衞所官數百以守之。各省置糧道坐糧廳以司之。南置漕運總督。北置倉塲總督兩大臣以統之。其漕米則民納于縣。縣上于糧道。乃船通于運河。而後連檣繼進。循閘而上。累時費月。乃達通州。撥丁二萬人。背置倉中。然後次第。運至京師。在昔歲四百萬石。近用海運。乃減至百餘萬石。

道咸時馮桂芬考之。謂米每石。運至京師者。費凡二十一兩。而歲時頒發臣工兵丁俸餉。積年久遠。米率朽腐不可食。京朝官僚。皆另糴新米以供朝夕。所領俸米。付之米商。每石僅易銀三錢。推

聖朝之厚意。所以惠臣工兵士者。至優渥矣。然寡食之者。亦以年年積運。藏之有餘。太倉之粟。既多且久。遂至碎朽散敗。不可食也。此其弊政。不自今日。上自漢之蕭何。迄今二千年矣。在當時爲積聚備患。轉運之良方。在今日爲萬國騰笑。奇謬之弊政。中國政治之失固多。而未有若漕運之甚者矣。方今四海交通。萬國轉運。但能通商。善其交易。則民食所重。商賈自趨。不勞官之自爲轉運也。故各國人日食麥麵牛羊雞

乳糖而萬國都會城邑未聞千倉萬箱官畜食品者雖其國主。皆購于市。其官俸兵餉。皆發金錢。而不必爲思患預防之計也。古者城守。預計糧食。故吾國有積粟之大政。不止京邑也。凡各省府縣。皆重倉儲。夫各國豈無兵患。以寔事算。比吾尤多。然不爲積粟之計者。以方今兵爭至劇。取决于一月數日間。非如古者可嬰城爲累年守也。故積之而無用也。積粟者預算難定。不足則非儲備之本義。有餘則朽腐爲大患。徒暴天物。而鮮民食。甚無謂也。況乃漕運張大官。置羣吏。如此其重也。築數千之倉。修千里之河。置數千之船。如此其繁且巨也。衛兵船夫倉丁運夫各數萬人。及其婦女子孫十數萬人。如此其多且冗也。而其寔不過京師一米店之事耳。倉場

漕運兩總督。不過南北兩支店司事耳。何足以煩　聖朝大政。哉。萬國每聞漕政。既驚且笑。或者不解。以爲地球絕怪之事。臚其嘲譏。畫爲圖畫。不可聽覩。臣竊思之。亦不怪外人之嗤點也。然吏事繁冗。外人譏嘲。猶不足計。若夫理財之要。最忌虛糜。方今上下交困之時。尤不宜以有用之巨款。銷之無。用。之地。試以馮桂芬所計漕運。每米一石。費民二十一兩。則四百萬石。應八千四百萬兩。臣末官戶部。難得寔數。近多折省。姑以半計。亦應二百萬石。須四千二百萬兩。以京師現今米價計之。最精之米。不過五兩。以糙計之。僅三兩餘。以百官兵丁所應發俸餉。不過百萬石。每石折給四兩。比之俸米發交米店者。石易銀三錢。過十餘倍矣。舉臣既得厚祿。可養廉

恥。感激天恩。其曷有極。此外應歲餘三千八百萬兩。以十年之通。應有三萬萬八千萬兩。專用以興築鐵路。同爲運輸之政。而得失相去遠矣。夫鐵路。縮萬里爲咫尺。循山川如圖畫收遠邊爲比隣。以開民智富民生闢地利通商業起工藝省兵驛固邊防莫不由之凡各國文化富厚兵力之所及皆視鐵路之所通達以爲衡況吾中國地大物博比于全歐地大而無鐵路通之則荒物博而無鐵路發之則棄若皆開鐵路使地利皆通闢物產皆發揚以吾國之廣土衆民大地莫强焉豈待城下之盟設京師之備爲積粟十年之儲哉今蘆漢津鎮之路。皆已議築。以臣統計之。南自江浙閩粤。而通桂滇川蜀。北自燕晋秦隴。而至蜀。乃入藏焉。北自遼蒙。直抵伊犁。

而內達于隴。凡三大道皆國築之。若自居庸出張家口。北至庫倫。南接蘆漢。乃經道矣。即以漕運之款。通十年之期。可築成矣。蓋款雖不足。以其築成之半。可押數萬萬以成之。且內地各道人烟輻輳。必有餘資。可以補邊道之不及。則十年之內全國交通運于咫尺地利大闢物產繁滋比之今運數百萬石之米徒全糜而無益利其相去之道里何啻萬億況强敵比鄰。狡焉思啓。既鐵道四達。調兵運餉。旦夕可至。自有以建威鎖萌。所關尤大。體國經野。百年之計。未有過此。若垂俞允。即以漕運總督缺。爲鐵路總督。運丁倉丁船夫衛兵充車路工。在一轉移間耳。以

皇上之明。較其得失。當不俟再計矣。乞立下

明詔停廢漕運盡裁漕官。其衞所官兵。或改充巡警或改充屯田。下所司議行。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計全局籌巨欵以行新政築鐵路起海陸軍摺 七月二十發

奏為請統計全局。大籌巨款。以舉行新政。築全國鐵路。起海陸軍。而强中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賤愚。上辱

皇上非常之知。下念中國貧弱之患。三月之中。上章數十。荷

皇上聖明神武。立予施行。舉國喁喁。側首望治。然昔者所言。不過去舊弊之太甚。發新政之精神耳。于立國之實力。猶未及之。臣非敢不竭也。以有所待也。夫政有緩急。事有後先。權有得為與不得為。苟棄其序。失其宜。恐流弊發生。將有大害。夫理財衞兵二者。立國之要也。人所共知。臣甯不言之。而終逡巡不敢妄發者。誠有所長慮而卻顧也。然臣每念國勢至

危。中夜不寐。未嘗不以統籌全局。大籌巨款爲念。至今不得
不爲我
皇上陳之。今何時乎。列國交通競爭。互校優勝劣敗之時也。
舉其重要。莫若國防與民治矣。若稍疎闕。敗亡隨之。臣尤兢
兢。夫新政之初。莫先民治。若設巡警。整土田。行自治。舉郡政
開學校。定法律。改判獄。皆一日不可緩者也。非設巡警則盜
賊不戢。情僞不知。故各國改良政治者。莫先焉。吾國土至大。
鄉縣至疎。應用巡警幾何。需費若干。孟子言民治。先定經界。
今吾國土田。幾成空籍。上承元明。莫之修也。寔數莫知。眞圖
不審。若不考明圖籍。則統計難辦。亦理財無從。若能實測新
圖。以成新册。貨政大增。統計可算。是非各縣開局。派員測繪

不可。則所費甚繁矣。夫治國雖大。自纖悉始。孔子言治。必先自鄉。地方自治者。古鄉政也。凡道路學校醫學衛生戶籍。皆賴鄉治乃舉。否則地廣而荒。雖有萬里廣土。不啻棄之。然全國之鄉。不啻十萬。皆舉自治。需費若干。夫人之患病。血不通也。夫郵政以通喉舌血脈者也。各國以收郵政印花之稅。或十倍于地租。但初辦之始。全國之大縣鄉之多。並設郵局。其費幾何。吾國法律太苛。監獄汚穢外人驚惡。故不能收治外法權。國恥未有若是之甚也。臣迭次請改法律審判監獄之法。

聖明深以爲然。然全國之大。府縣之多。改審判監獄之費應若干。若全國大中小校。及夫專門。皆應次第舉辦。並須巨款。此事皆待財政當預統計。不能曰吾欲爲之而可成也。

以臣計內政辦成。略需一萬萬兩。若夫國防至重。對各國皆以全力經營海陸軍矣。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安有無兵而能立于列國競爭之世乎。夫兵無定式。水愈漲則隄愈高。矛愈銳則盾愈厚。互相比視。以爲抵焉。今以德國之小而陸兵常偹者六十萬。後備者六百萬。況我廣土萬里。遼蒙準藏滇。桂。諸邊延袤。皆接强敵。防不勝防。我亦宜行舉國爲兵之制矣。若陸軍常備之數。我隣俄日至近。當校視俄日之數。臣前請改省爲道。每道練一軍。每軍七千人。百道爲百軍。凡七十萬人。以二十軍防遼。十軍防蒙。十軍防新疆。四軍防藏。六軍防滇桂。乃足以建威銷萌。每成軍須百萬。則須萬萬矣。其各地陸軍校及大校。皆當次第營辦。雖至撙節。陸軍須一萬

萬兩。方今海水大通。窮地無界。凡軍艦所達之處。即爲國力所到之處。英爲海王。賴海軍也。故國無海軍。猶鳥之。無。翼。魚之。無。翅。人之無。足。也。吾國民所在受凌辱。而商務不能保護。以無海軍故也。吾東西際海。環七千里。海軍國也。甲午之役。海軍盡殲。今不可不亟圖恢復之。若以費巨難籌。則敗衂賠欵。不更巨乎。若海艦太少。雖有如無。不如勿興。近者德之興雙艦隊也。以十七年爲期。費二萬萬餘擘。畧當吾萬萬兩之數。今吾欲興海軍。悉照德國雙艦隊之制可也。并營各海港與海軍校之營辦。計海軍畧須一萬萬兩。夫闢地利。開民智。通商業。廣郵政。起農工林礦之業。達遼蒙準藏滇桂之防。皆非鐵路。不。爲。功。矣。凡鐵路所到之。地。即爲文明繁。盛。鐵路未

開之。所。即爲閉塞榛。荒。此萬國已然之迹也。而大國廣土。需之尤迫。美以鐵路。開太平洋邊萬里之區。僅五十年間耳。而繁富文美。甲于萬國矣。吾內地各省。尚屬閉塞。若遼蒙準藏隴黔滇桂。幾等草昧之榛荒。非獨藉鐵路以運兵防邊。更亟須鐵路以闢地利。發民智。前臣請築鐵路。除粤漢津鎮南北二道已議築外。請分築三大幹路。南路自江浙閩粤桂滇入蜀。接。藏。北路自燕晉秦隴蜀出新疆接邊。邊路自遼蒙穿新疆至伊犁。每路以一萬萬計。其有不足。則以築成之道。押欵接築。限期三載。大勢告成。若再不足。續議籌足。惟創辦之始。鐵路之費。必須三萬萬。臣統合計之。應須六萬萬兩。諸政乃舉。國治乃完。此六萬萬兩者。有之則中國數年可以富强。無

之則中國永永貧弱。且至淪亡。中國今舉國困窮。誠難籌此大款矣。昔者頻借外款。借枝枝節節而爲之。非統籌全局。無關治道也。且支出者多兵費賠款。皆非生利。尤忌借債。夫于生利無。關。則一出永無所。入。于興治無。關。則債款續起賠款。而內外大臣。莫不頭痛顧頭。爲目前粉飾苟安之。計。無一統籌大。局。爲萬年起衰捄病之。方。臣竊不能爲前後諸大臣解矣。

皇上若用臣之策。統籌全局。徧舉百度。則可大借公債。以六萬萬兩爲額。吾國先辦國家銀行以募之。分立銀行于紐約倫敦而募于美國爲尤易。江蘇補用道容閎。曾使美國可用募入既得如額。海陸軍鐵路民政。刻期舉辦。限定歲月。應支

之額款各萬萬計。皆未即盡需也。可以分立舉國各地銀行。及勸業銀行。以惠農工焉。以此六萬萬存貯于總銀行。而改定金幣發行公債紙鈔。增其倍數。聽民間銀行以寔業押款。則國有幣十萬萬。常行流通。其昔者借款。以償日賠款。皆可籌還。以輕債息。而民間得十萬萬灌輸。則工業盛而商業榮。農林礦漁墾殖隨之而興。中國之富強。可計日致也。三年而規模起。六年而人才成。政治立。十年而霸。惟

聖意幸察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設新京摺 七月二十後

奏為請建設新都。控帶江海。並多置陪京以備時巡而阜民物。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王者建都。必宅中圖大。為民所止。以廣招徠。而觀萬國。或因設險守國。欲資控御。自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皆因洪水。處于高原。殷則宅河頻徙。周自豐鎬東遷。自秦漢一統以來。凡二千年。則有長安汴洛燕京三大都。帝者迭處之。金陵武昌臨安則為南渡所都。而燕京最久矣。然始于唐之朱滔王鎔劉守光諸藩。適遼金元　國朝。起自朔方。入主中夏。中更明世。又適成祖起燕受命。北控諸戎。是以千年。長為帝京。皆以握遼漢華夏之中。便于駕馭故也。法都

巴黎。班都馬得理奧都維也納。皆近北邊。以爭中原。突葡丹都臨海。英倫埃及開羅。亦臨海不遠。日本與俄大彼得。特由陸遷都以臨海。皆爭海利。也。若意都羅馬故都。則羅馬昔霸全歐。而以地中海為其池。而南臨撫之者。印度昔都舍衛。臨恆河。今亦遷加拉吉打以臨海矣。大率陸爭之。世。則以表裏山。河。中開天府為。固。海通之世。則以據江河之盡。流。臨溟海之形。勢。交通便。利。腴壤饒。沃。開戶牖以納天。下。以進取為。勢。蓋各國之已。事。公理之自然。矣。不然俄大彼得何以遠舉議。而創。霸。業。哉。由此論之。我 京師之。地。與今時勢未宜。也。昔者綰轂山海。為控遼蒙。今者遼蒙已同內地。而俄日深入堂奧。且遼路一日可東來。而蒙人已多為俄誘。山海無。關。瀚海

非塞。千年形便。于今大反。既無所。用。且阽瀕危。若由夏暑而冬。寒。譬遷舟而陸。住。時地已。移。利用皆變。矣。芻狗土苴。過時則棄。蓋不能不示民以利用遷矣。殷周河洛。寔擇土中。東漢北宋。亦居洛汴。俾貢賦適均。人民輻湊。今諸歐京邑。皆吸集全。國。之。精。華。萃聚全國之。民。物。倫敦巴黎伯林維也納羅馬彼之五都市也。而德之聯邦巴威薩遜。小國之京。亦復聚民百萬。殷賑繁闐。工商偕來。宮館日築。富盛日進。文物增華。若巴黎倫敦一都。歲之出入。幾比其國之半數。然則京邑所關亦大矣。故必擇土中腴壤。江河貫徹。氣候適宜。物產繁庶。人居富盛之地。而後都焉。乃足以宏上京而容兆庶。今之京師、乃皆反是。地勢偏。北。遠于土。中。人民難于走。集。一也。氣候近

寒。朔風凜冽。飛沙障目。于養生不宜。于興事艱。阻。于裘炭多。費。二也。入冬冰凝。海道不通。交易皆。頓。三月廢。業。貨物折。閱。商賈難。盛。或以今京師近海。如冰凍何。三也。土產鮮。少。人工鈍。窳。黍麥梨棗之外。更無他物。一切百貨。皆運自南方。甚至漕米數百萬石。歲費數千萬。督以重臣。導以運河。內務而安。費。絀商業而阻生。計。四也。地既寒瘠。民少蓋藏。徒以帝者所居士夫走集。奉官則來。移官則去。無顧家者。故以千年之京邑。數百年之治。安。過彼巴黎維也納之。亂。爭。頻。仍。多。矣。然自八旗外。無有世家大。族。巨富大。商。居于京師者。夫世家大族。巨富大商不。居。視爲旅舍。無竭力經營之。者。則蕭索寒。陋。文物不。盛。何以隆帝京而觀萬國。哉。五也。推所由來。蓋吾之建

都。專爲設險控馭。而。來。不爲皇民觀德而設。故。也。故普魯士之都伯林也。當道光十年。人民七萬。今乃三百萬矣。吾順天之爲都也。在唐末代。彼英德法草昧榛狉之時也。而今倘蕭條荒陋。若。是。也。相反至此。其故不可不深思也。若夫京師溝渠。開自元代郭守敬。今歷歲久。塞淤不通。又無排洩疏其穢惡。故道路高于人家。塵眯于衢巷。臭穢鬱蒸。積爲疾疫。兆民之衞生大礙。外人之非笑難堪。他日干預。尤可憂危。若欲洗蕩掃除。疏通變易。則或神聖之廟壇。嚴重。或王侯之第宅崇高。非一吏奉命所能驟易。六也。是故以之設。險。則今時已無。可守以之皇。民。則地宜最爲相。反。然而尙以爲京師者。豈非因循守。舊。蔽所未見。重于改作之。故。哉。夫中國土廣萬。里。地

兼三帶橫貫江河襟控大海豈有過哉今橫覽回顧眷言作京述舊定新可得議焉長安自古爲帝王居而今者山皆剝皮地不華滕涇渭淺而流小河運險而難通距海遼遠交輸不便乃陸爭時之都會而非海通世所宜也河洛于今並非中土武昌扼江漢之滙流爲全國之中地人民輻輳遠近適均出海而爭保險而守進退皆宜比于北方長安河洛之塞南方金陵臨安之偏較爲勝地今營新都武漢似可然二瀆合流歲時多溢武昌山谷頗亦崎嶇若京邑頻頻被水山谷有礙衛生亦非盡善盡美者也且夫中國人將五萬萬他日歲增不久即可六七萬萬今營新邑必將謀謨百世大起宏規內以能容數千萬人爲規模外以駕于倫敦巴黎爲式廓

此豈非吾大國之氣象哉以臣籌之東自上海至蘇北起江陰至湖方地二百里東臨大海北枕長江南孕太湖西枕吳蘇山川秀靈河渠脈縷田野肥縟桑穀鋪棻有三江五湖以疏其穢有太平洋以廣其廷氣候溫和物產繁美人民饒庶文藝華盛誠所謂奧區神皋也蓋長江貫流七省亘萬餘里大地之水莫長焉東灌盡流南化澤湖中國之壤莫腴焉今盡收之西域隴藏可由蜀江而下流滇黔楚桂可由江湖而上達北土則漢鎮鐵路一二日長驅而直至若夫萬國汽船咸泊上海豁戶庭而容之交通之路莫便焉且夫橫覽天下今何勢哉美人之開巴拿馬河渠也將大溝通歐美于亞洲也英據有印度澳洲加拿大法有安南德據膠州俄日雄飛

勃起于東海。今天下大勢。不在歐而在亞。不在地中海大西洋。已移而來太平洋矣。夫以波羅的海之區區。弱俄之未開化。而大彼得猶遷都于勝彼得堡。自稱開牖。以見天下。況今太平洋之巨浸湯湯。而我中國之大國泱泱哉。臣以爲爲今中國謀新都。未有若此地者。

皇上若採行之。先派重臣經營。畫圖定界。開十二之鐵軌馬路。疏萬千之通道廣門。以太湖爲池。以松江爲渠。營行宮于虎邱。拓公園于君山。凡國有物。次第建設。

皇上簡其徒御。先爲巡幸。及文物咸備。乃定爲京邑。遷渙王居。其今京師。以爲北京。置留守焉。略同唐東都宋南京之制。其于控新世之形勢。阜中原之民物。盛中國之文明。豈曰小

補說。

昔世祖章皇帝自盛京遷于燕京。今我
皇上自燕京遷于新京。先聖後聖。其揆爲一。豈有他哉。時宜故也。抑臣更有請焉。凡古今都設所在。民物必盛。商賈必湊。文明必起。富庶必興。遠觀于德。以多聯邦多京都而繁盛。法無聯邦。無多京。而不盛。至易見也。吾國唐宋有東都。明有南京。帝者未嘗居也。姑以爲名。而文物猶輻輳焉。上考北宋士夫之流風美俗文章服物亦東都尤盛。唐東都明南京亦然。日本多設西京。文物輻輳。亦勝他市。日主或歲時臨幸。商賈輻輳焉。以此知阜民萌。繁商富之道也。臣愚欲拓此宏規。爲中國建十都焉。自新京及北京盛京興京外。請建武昌爲中

京。以便交通。立成都爲西京。以撫隴藏。建廣州爲南京。以拱南海。立蘭州或長安爲西北。京。以實朔方。其拉薩或建爲藏京。皇上他日時巡。或遣親王代狩焉。其伊犁或廸化建爲西城京。亦遣親王代巡焉。凡諸京皆粗備國有文物。以開民智。而導文明。其所收效甚遠也。德主北封山于那威之那。岌南築宮于希臘之可。孚。東營宮于突厥之君士但丁那。部。蓋將以遠撫長駕也。況吾率土之內。普天之下。廣土衆民。豈可不使見王者之跡。哉。惟

皇上留意幸察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斷髮易服改元摺 七月二十日後

奏爲請斷髮易服改元以與國民更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易舊之事。人情所難。自古大有爲之君。必善審時勢之宜。非通變不足以宜民。非更新不足以救國。且非改視易聽。不足以一國民之趨向。振國民之精神。故孔子于禮通三統之義。于春秋立三世之法。當新朝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而漢武帝當守文之中世。定禮樂而改曆服。魏文帝承祖宗之强盛。遷都邑而易服色。皆以更新善治。爲法後世。若夫當列國爭强之世。尤重尚武。欲舉中國儒緩之俗。一變致强。其道尤難。故趙武靈王將有事于滅胡。則變服而騎。齊桓公將欲有事于中原。則易短衣而窮而

魏文帝趙主父變其國俗。易其祖舊。父兄羣臣。守舊之彥。譁言力爭。而二主終獨斷行之。遂致治強。英風覇烈。焜燿無盡。豈非善得通變之宜哉。然是四主者。所遇之世。尚非迫于必變之時也。今則萬國交通。一切趨于尙同。而吾以一國。衣服獨異。則情意不親。邦交不結矣。且今物質修明。尤尙機器。辮髮長垂。行動搖舞。誤攖機器。可以立死。今爲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辮髮與機器。不相容者也。且兵爭之世。執戈跨馬。辮尤不便。其勢不能不去之。歐美百數十年前。人皆辮髮也。至近數十年。機器日新。兵事日精。乃盡剪之。今既舉國皆兵。斷髮之俗。萬國同風矣。且垂辮既易汚衣。而蓄髮尤增多垢。衣汚則觀瞻不美。沐難則衞生非宜。梳刮則費時

甚。多。若在外國。爲外人指笑。兒童牽弄。既緣國弱。尤遭戲侮。斥爲豚尾。出入不便。去之無損。留之反勞。斷髮雖始于熱地之印。度。創于尙武之羅。馬。而秦伯至。德。端委治。吳。何嘗不先行斷髮。哉。夫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但在通時變以宜民耳。故俄彼得游歷而歸。日明治變法伊始。皆先行斷髮易服之制。豈不畏矯舊易俗。之。難。哉。蓋欲以改民視聽。導民尙武。與歐美同俗。而習忘之。以爲親好。故不憚專制强力以易之。也。且夫立國之得失。在乎治。法。在乎人。心。誠不在乎服。制。也。然以數千年一統儒緩之中。國。褒衣博帶。長裾雅步。而施之萬國競爭之。世。亦猶佩玉鳴。琚。以走趨救火。也。誠非所宜矣。竊聞德之育子。以拔刀爲戲。以面瘢爲榮。雖好勇鬭狠。不足

爲訓。然其尙武至于如是也。夫是以。强。然吾兵服。亦復寬衣博袖。懸于各國博物院。與金甲相比較。豈不重可怪笑哉。夫西服未文。然衣制嚴肅。領袖白潔。衣長後衽。乃孔子三統之一。大冠似箕。爲漢世士夫之遺。革舄爲楚靈王之製。短衣爲齊桓之服。故發尙武之風。趨尙同之俗。上法泰伯主父齊桓魏文之英風。外取俄彼得日明治之變法。皇上身先斷髮易服。詔天下。同時斷髮。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聽其便。則舉國尙武之風。躍躍欲振。更新之氣。光徹大新。雖守舊固蔽之夫。覽鏡顧影。亦不得不俛。徇維新。之令。而無復敢爲公孫成等之阻撓。矣。其于推行維新之政。猶順風而披偃草也。抑臣更有請者。將行實政。尤在先播聲靈。元曆何關

實事。而人心尤多繫之。昔日本明治元年大誓維新。定布五條。

今皇上決行維新。亦宜大誓改元。以昭國是。定民志。伏乞大集羣臣誓于

天壇

太廟。上告

天祖。下告臣民。亦若日本布告五事。即以今年改元爲維新元年。與天下更始。俾舉國臣民翹首面內。改視易聽。同奉聖意。咸與維新。其于振動舉國之精神。必有大效。伏惟聖意裁察。維新幸甚。中國幸甚。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按吾此摺上于光緒戊戌七月廿間

先皇神武。決欲舉行。大臣剛毅等力爭。太后不悅。未幾而政變事起。今十四年矣。吾久遊歐美。閱歷日深。則甚悔于前議之過勇。而未°盡°當°也°夫斷髮°固°在°必°行。而易服°則°實°有°未°可。吾遊紐約病。延美國醫生有盛名者某診疾。醫語我曰。他日君變法。一切皆可變。惟服制萬不可變。以中國服。最適于我國也。紐約嘗有大會°集°衆者千人。風寒驟起。人咸感疾。惟中國公使不感。此爲實驗也。吾甚異其詞。歐美人以勿易服語我者至夥。婦人尤甚。時方夏日。從吾之美人歐人。皆喜中國服。屢乞于吾。因給中國衫袴及履。皆日服之。樂其輕便簡易。不畏暑也。皆不願歐服。皆曰歐服必三四。衵服外必衣補褡

乃能加外褂。三者不能減一。若稍可見人。或出門。則袒服上必加帶領之白袷。而袴必褁之。包裹重褂。熱汗如雨。美墨人近于暑時。多去襦襠。逕加外褂。而無如外褂必用絨織。或用羽紗。皆羊毛物也。熱不可任。意奧之南。及歐東阿連五國。苦熱甚則改用綢。而不能北越阿爾頻山也。蓋歐北無用綢者。自埃及至南洋。則于袒服上。以加白洋布衣袴。稍善矣。而美南歐南。不能用之。惟至晚食及大宴會。大聚集觀劇。則無論美南歐南。及南洋。必黑絨褂袴。襯絨絨襠。內爲白領。袖之白袷。加袒衣袒褌上。凡四襠。俗之所尚絨。細毛淨潔。皆用歐人通行禮服。亦時有厚絨焉。或自歐携來不及改者耶。在歐美南及南洋見此。皆汗如雨下。而限于通俗。人無如何。吾在意

大利遇一議員醫。生于汽車頭等車中。衣厚絨汗出若漿。頻以巾拭。羨吾衣紗之涼。吾謂君解衛生苦熱。何必衣此。醫笑謝曰。國制所限無如何。吾謂議員曰。君亦苦之。何不提出于議院易之。答曰。此禮俗之舊。非議院所及也。其他衛兵工人之衣絨。拭汗苦熱。不可勝數。而熱帶人極苦之。尤不可勝記也。然且衣四襲。熱難減少。而祁寒又不能稍有增多。若加外套。只爲出門之服。而居室則爲無禮不恭。若大會聚間。尤無加外套之事。故猝有大風寒雨雪。未有不中寒感疾者。昔吾言易服時。譚復生即期期言感寒不可。而紐約醫生。即因此而稱中國服制之善。以中國袍褂之外。可加多挂。而未嘗以爲失禮也。且中國欲解長衣加服。亦復易易。而西服非盡解

袷褲。不能加一衣。爲事既難。費時甚多。其履億繩纆。且十餘緬度。吾嘗與衣歐服者易服而較其需時之多寡。吾衣而解之。展轉凡五次。歐服者僅得一次。則彼服費時增吾四倍矣。且天下制服。安有不許增減多少者乎。以時地風寒雨雪暑熱之無定也。而以一定數之服對待之。其不適宜不待問也。何其愚耶。大率緯度四十四度以下。溫帶之地。夏時無能宜用歐式服者也。徒以强力所壓。諸國成風。不得已而從同耳。若在熱帶二十四度以下。則相反至極。絨服不適。周歲尤非所宜。强衣之則終日出汗。于衛生尤碍。則歐服萬萬不可行者矣。吾嘗居瑞典。八至倫敦。四當夏時。四至漢堡。十至伯林。三當夏時。漢堡柏林。六七月之交。寒風撲朔。人面皆紅。人加

厚絨外套。吾亦重棉。倫敦時有暑時。而絨衣四襲無苦。一日之中。風涼燠暖。四變風涼襲時。須加重綿。乃知羊毛織絨之衣。爲歐北氣候適宜之服也。吾盛暑過加拿大。自曇梳阿至溫高華。已而過夏。皆衣夾衣。無少苦暑熱者。蓋加拿大與伯林倫敦。皆在緯度五十度間。故氣候相合也。若夫意大利與君士但丁那部。則四十餘度。苦熱不堪歐服。希臘之雅典。熱甚如炙。日午道絕行人。爲中國土地所未見矣。故觀希臘羅馬圖畫刻像。皆披衣疎散。時露肉體。幾類印度。亞力山大之衣。愷撒與古士都及羅馬諸王像至證據矣。今歐服之制。起于德意志。即條頓族也。自沙立曼起于佛蘭觀南收法境而國勢實偏在歐北。雖滅倫巴。而羅馬地屬教皇。歐北人自朔

教皇外。未踰阿爾頻山一步。若今阿連五國地。爲東羅馬所有。即法南亦爲諸曼人所據。故其千年封建。及歐土各國。皆在寒帶四十五度以北之地。會盟皆在歐北。以祁寒故。服皆嚴緊。歐北地宜畜牧。羊大毛柔長。及荷蘭創羊毛絨。英人師之。適當機器創行。兵爭益甚。而絨服不畏雨塵。不須多衣。其于歐北寒帶四十五度以北之地。氣候適宜。故二百年間。徧行于全歐。推行于全美也。然而歐南美南。已甚不適。乃當歐力四張。波淩于熱帶至相反之地。此則以國力行之。非爲其土宜與氣候之適也。又非爲其服制之盡善盡美也。嗟夫希臘羅馬埃及阿喇伯突厥印度之文明。于今其舊服制。已盡滅。而改爲歐服矣。夫天下有公理焉。一曰適宜。一曰美善。協

乎適宜與美善者。未有不行者也。不協乎適宜。未得乎美善

者。僅以强力行之。雖可行。未有能久大者也。穆護之教。挾兵

力以行之。既得印度。盡毀佛廟。焚其書而廬其居。至今全印

無佛廟無僧。其力可謂大矣。而東方佛教。終不能滅。今且萌

芽于歐土矣。以兵力行教猶如此。況服制乎。大凡各國之服

制。皆必發生于其地宜。故熱帶之衣。無不疎散者。埃及印度

阿喇伯南洋可見也。溫帶之衣。不疎不緊。故波斯之服。雅與

吾國爲近。寒帶之衣。無不緊嚴。吾國北方之服近之。惟吾國

廣土萬里。地兼三帶。重裘厚呢。產自北方。絅葛紗羅。織于南

土。其制則或寬或緊。適其宜。其製則可多可少。聽其便。蓋皆

適乎氣候。順其地宜。蓋大地萬國。無有一地兼三帶者。故無

論文明與否其爲衣製無有一能適三帶寒溫之候者此非萬國衣製之不善也又非吾國衣製之能獨善也以地適爲之也雖有聖者。不能創逆于時地之服制然則雖有強力者豈能永行反于時地之服制哉蓋凡強力。可暫勝一時而不能行之永久者也試問他日大地合一之時無有種族國土之界于時議定服制欲以適于寒帶之服行之乎抑以並適于三帶之服行之乎

夫合今大地人類所居。南半球可居之地。溫帶無幾。幾全熱帶矣。若北半球。自加拿大西伯利部外蒙古至俄屬地。人民。不過萬萬。惟歐北獨盛。而除法與意班葡阿連五國外。人民亦不過一萬萬餘。合共宜于嚴緊之寒帶服者。二萬萬餘人

耳。餘則皆溫熱帶者也。人民占十之八九矣。雖舊制久習。則可戀。風俗已成。則難改。而此十八九不適宜之制。人人樂行。乎。有以知其必不然也。且今論衞生者。皆以冷地不宜。有疾者多令遷居溫暖之地。無疾者亦復樂居溫土。吾聞歐人言。皆樂居溫熱帶地。夫以那威山水之美。海山五千里。綠野青山。冠絕大地。而人民僅百餘萬。無樂久居者。皆遷居美國。瑞典亦然。俄與芬蘭亦然。然則今之冷帶人。他日必皆奔走南遷。可斷斷也。今歐北人之樂于歐北者。以其都會之文美。游樂之多端。足以懽娛。而他方無之耳。若他日溫熱帶之都邑。文美游樂。足供懽娛。過今歐北也。則寡有樂居寒帶之地者矣。惟歐北環有熱泉。冬候不甚祁寒。尚可居處。然土產甚少。

惟恃精工。然他日溫帶工巧並作。則歐北一隅。不能獨擅。居人無恃。以爲生計。居者更少。大勢所趨。必居溫帶矣。至是時也。溫熱帶之人。豈猶墨守苦熱不堪之舊服而不思改良乎。又有以知其不然也。

至是時而溫熱帶人。咸思改服。必思得通三帶之宜者則非用中國之服制而何用焉。人非從中國也。從得三帶之適宜也。且文美者人道所尚也。世號尚文明而輕野蠻者。以美不美別之云耳。吾中國爲絲之天產國。自禹貢重蠶桑絲枲。堯舜作服制。乃定日月山龍華虫藻火粉米之繡繪。分飾五采之色。以爲袞冕衣裳之服。至爲文明矣。夫服制之尚五色文繡。萬國同之。試考古今萬國貴人。若諸歐王侯。有不五色文

繡者乎。自美之創業。鑒于諸歐貴族之害。禁廢封爵。並廢繡章。一律緇衣。並爲齊民。暨歐士革命。民惡貴族。見則殺害。貴族畏避。乃並爲齊民之黑衣。遂師美國。盡爲玄黑之服。而貴族與王大臣之朝服金繡。未能盡去也。近則德英二王之間居。多衣紅綠。于是士民夕燕服。亦漸尚紅綠者。此亦其變端矣。若夫絲之爲美。柔軟光妙。產自中國。歲出數萬萬。徧于十數省。所養數千萬人。國人既妙美其服。而通商易貨。尤爲大宗。意人自明末。先通中國。最先移蠶絲。今阿爾頻山下可磨湖水。深綠浸潰。爲染蠶絲之大宗矣。法當路易十四時。豪奢文美。爲今歐文俗之祖。師法之。里昂蠶絲最先亦至大。自是而後。各國移風。皆養蠶植桑。術日精。蠶日大。絲日勻美。出產

日多歐美婦女皆競麗服必衣色絲五采日華而尤愛中國之絲繡以中國化學之未講而蠶織學之守舊也今最衰微矣然絲性之級與繡疋之精萬國尙未能加也歲銷于外尙數千萬也假令吾國能講化學更精求蠶桑織繡之事雖以意法日本必不能純以人事勝天產也今歐美人皆喜好服絲徒以絲價昂而絨價賤又國制所在未改絲服此亦歐美人善于保全其天產羊毛絨織耳若國風一易則貴富之人殆未有不盡棄絨而衣絲者其在數十年之後乎今固未及也皆吾遊于美美之人多羨吾服之美吾聞易歐服其貴婦皆謂今日相見不美皆謂宜服國服他日切不可改也可見人情之公尙矣夫吾國之服絲繡五色大地未有媲美者也

波斯突厥能金繡。而絲不若我也。法意能紗織。而絲不若我也。吾國織成之綢緞紗羅。專銷于吾國人者。歲值將三萬萬。而出外者不預焉。產絲額歲出亦相若。其養蠶種桑之夫。與其織工數千萬。絲乎服乎。殆可謂爲中國之命也。不止衣服之文美。與其適宜也。今若易服乎。則人情所尙。必將盡衣乎絨。且必尙歐美之絨改服之。姑以人衣四襲計之。西服價昂。每人襲須二十金。合絨冠革履計之。人須百圓。吾國男子二萬萬人。是一歲輸出購絨之費已二百萬萬矣。即折從少計。人民有四分之一易服者。尙須歲出五十萬萬。而本國所有織成之綢緞紗羅。歲値三萬萬者。一旦盡棄。且舉國養蠶種桑之夫。織繡之工。除年售數千萬于外國者。可僅延殘喘。餘

失業而餓斃。殆將數千萬人矣。若謂故業乎。則蠶桑絲繡者。中國之天產腴壤。人民之上業。然且棄而無用。而何故哉。或謂雖易服乎。而國制限用絲綢。即用絨呢。亦可自織。何嘗不能保全大利乎。此大未閱歷之言也。以今歐風之盛行也。雪茄之烟。葡萄之酒。奇妙之器。殆爲士夫富貴者所篤嗜。甚至以中國烹饌調和之美。亦咸舍而食西餐矣。今何以易歐服哉。豈非謂歐文之可尚哉。既願舍中國數千年文明。色繡適宜之服制。而從歐制矣。凡從人者。摹仿惟恐其不肖也。既服歐服。必用歐絨。士夫富者。必爭趨焉。突厥其已事矣。其服本國之物。必以爲賤貧。鄉曲不識時者。供輕哂而已。而安能復用緞綢紗羅哉。若謂中國自織呢絨乎。則中國羊小毛淺。而

纖維不柔美。不能織精細之呢絨。天產已非。無能與歐人爭勝。聞京師呢廠。有名溥利者。織成之呢。堆積如山。無人過問。以其爲中國羊毛所織。故粗惡不堪。而吾國之軍警學人。無與購者。若用外國羊毛而自織之。則運遠而成本太貴。且關稅之權。由外人低昂之。故上海諸呢廠。購外國羊毛者、無不大虧敗。而吾國今軍警學校已改服者。必購洋呢而服焉。其已事可鑒矣。然則謂易服吾亦製呢絨焉。其必不可行。又不待言也。

且人間事理之常。亦安有舍數千年天產之利。十數省土地之宜。氣候至合。農業至習。工藝至熟。商業至通。色繡至美。數萬萬人情所愛好。數千萬人民所託命之物。而改習天產不

宜人工不習、土物所無、色繪不美。關稅無權、成本太重。盡資于外之物哉、其爲得失是非。不待言也。且衣服者。與飲食宮室同。人人日用之者也、非玩好奇巧。可用可不用之物也。凡人生日用之物。必當己國自產自有之。萬不可待于人國者。也。若必一一待于外國。則數萬萬人無衣而待衣于人也。其爲險事。豈可言哉。況舉己國所自有。乃一舉而盡棄之乎。假令吾國不產絲繡、只有綿葛之布、猶當保守之。不可易服、況吾有此數千年天產文美之物。爲大地所無。爲吾民所託命者。乎。頃者易服之議風起、各省絲店。停歇已多。甚至有不敢積貯絲貨者。爲害已劇甚矣、若眞誤易服乎。是舉全國歲出數萬萬之絲。與織成之緞綢紗羅而盡棄之。數千萬之桑工

織。工。蠶。餓。斃。之。尚須歲出數十萬。萬。購呢絨之料于。外。又當舉國破產之。時。而行此自蠶之。術。是恐吾國民壽命之太。長。而自促而急縊之。也。其事關于國命至。重。奈何以媚外之。故。而妄言妄行。哉。

或謂日本亦絲產國也。何以易服而無礙也。應之曰日本易服于其明治元年。其時絲業未盛也。蓋絲產自中國移殖日本。然實明治變法。乃始獎勵之。然考明治十一年全國絲產。乃始三十六萬二千六百零七貫。折計中國二百二十六萬六千三百斤。若溯明治元年時。殆不能得三之一也。計值銀不過三百萬。比吾國絲產。不得百之一。似此區區。何關國計民生之大。豈可與吾。國以絲爲命者比乎。且吾聞日本易服

之始。一帽之費。損失已及百萬。凡事不考情實。而以空名相比。不切不類。殆無足議也。

吾戌戌上書之言。實爲巨謬。時未游外國。閱歷太淺。徒以守舊。阻撓維新者太甚。欲藉斷髮易服之大舉。以易其耳目。而易其心志。俾阻撓不甚。新政易行耳。乃不得已之術也。亦自知絲爲中國天產。萬不可棄。冀一轉移後。乃補救之。然亦幸未遽行耳。否則後雖補救。爲害已多矣。若今者舉國人情。咸樂變新。無守舊者。不須設法強迫之。則易服致害。萬不可妄嘗試矣。今之志士好言易服。亦若吾疇昔。矯激太甚。尙同太急之故。經久游于外。閱歷既深。當亦如伯玉之知非。不敢妄言易服矣。凡人多動於感情。而寡推求乎事理之極。非經久

驗。不能深明之。今國人亦多言剪髮不易服者。事理漸明。至爲幸事。吾在擧國。爲倡言剪髮易服之人。附議於此。以自艾自責。然歐服豈無善於中國者。中國服豈無遜于歐美者。今茲變法。擇善而從。斟酌中外。宜得其至善者。若歐人之大冠如箕。充冠而圓以象天。實吾古制。且有帽簷。足以障日光而保目力。實勝吾之瓜皮小帽也。但從其制。必將依其免冠之禮。則不可從。吾國冬冠用絨。宜若放下之。夏冠用緌絲胎與玉草。宜若崇平之。則障日保目。且觀美矣。歐人白領袖。日濯而易之。去汗而至潔。比吾藍領皮領。不易不潔。實爲過之。白領宜改從之。白袖宜增設之。袴褲增袋。以便置物。此則可採歐制。以補吾所不及者歟。

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序 戊戌正月

臣聞一姓之覇有天下者。刻碣。其鐘鼎摩呵其靈廟徘徊。其册府皆有。神謨遠算。深計。長慮以爲子孫萬世之業然類皆數百年而斷滅或數十年而斷滅其祖宗之經文緯武皆廢弛敗壞而不可用子孫墨守其陳迹而失其精意遂相以尋於禍敗謂一姓不再興覽四千年青史氏之載歷朝興亡之迹豈不哀哉詩緯曰。王者三百年一變政。蓋變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晝而無夜有寒。而無暑天以善變而能久火山流金滄海成田歷陽成湖地以善變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壯老形體顏色氣貌無一不變無刻不變傳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繫易。以變易爲義。又曰。時爲義大。時者寒暑裘葛後天而奉天

時此先聖大聲疾呼以仁後王者耶泰西之國一姓累敗而累興蓋善變以應天也中國一姓不再興者不變而逆天也

夫新朝必變前朝之法。與民更始。蓋應三百年之運。順天者興。興其變而順天非興其一姓也逆天者亡亡其不變而逆天非亡其一姓也一姓不自變人將順天代變之而一姓亡矣一姓能順天時時自變則一姓雖萬世存可也夫創業中興之人能變政者其才武其志深其力雄其氣猛推移旋運擧重若輕故治天下如弄丸椎拍宛轉寬綽有餘晚季中葉不能變政其才文其志淺其力薄其氣弱故因循苟且畏難偷安故治天下如患痿痺痲木不能自知自擧而國之大小存亡強弱興敗視之今地球萬國俄地三萬里爲大俄兵八

百萬爲强割遼之事俄一言而日歸之吾乃以銀行鐵路與之爲德雖然。乃考俄之始。乃以八萬兵敗於瑞典萬人。乃割邊地於瑞國。無學校。無鍊兵。無通商。無製造良工。愚冥狉榛既蠢既頑昧塞小弱。岌岌殆亡固有甚於我中國者大彼得知時從變應天而作奮其武勇破棄千年自尊自愚之習排却群臣沮撓大計之說微服作隸學工於荷英徧歷諸國不恥師學雷動霆震萬法並興昔衛文大布衣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材任能是以興衛勾踐臥薪嘗膽躬耕夫人織下賢厚客振貧弔死同甘百姓用以沼吳彼得集而兼之舉動非常神功超越用是數十年而文明大闢開地萬里爲霸地球嗚呼。雷動而草木圻其變力大者其治功大蒼

萌億億皆草木也待雷而圻於以榮華於以參天彼得之變
力雷力也哉宜其圻而榮華而參天嗚呼。凡數百年一姓之
國既危既弱者宜鑒於斯臣謹輯彼得行事。以備採擇。上呈
聖鑒。臣康有爲序言。

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 正月

臣聞國無小大。民無衆寡。能修其政則强。不修其政則弱。臣不敢遠述。請言至近者。明有天下豈不龐大哉。然而 聖朝龍興東土。起自旅成。遂能北收蒙古四十國。東定朝鮮。入主華夏。數月而奄有率土。若夫近者。俄本蒙爾。自大彼得起。發憤變法而霸北球。德大非特獵。起自小普。能勝奧俄法。而成强大。威廉第一能用俾士麥治國。今乃霸全歐。薩謫尼小侯國耳。有賢相嘉富。與其主伊曼奴核起。而勝帝國之奧。遂合十一國以立意。若夫日本地域。比我四川。人民僅吾十之一。而赫然變法。遂殘吾大國之師。割我遼臺。償二萬萬。若夫印度突厥。豈非古有名萬里大國哉。然今則夷爲奴屬。或割爲

病。夫聽諸歐蹂躪焉。夫以普魯士薩謌尼日本與印度突厥比土。量民。不足。一。昳。焉。然強弱盛亡榮辱若是其遠也。臣滋懼焉。況今者四海棣通。列強互競。歐美之新政新法新學新器。日出曾奏。歐人乃挾其汽船鐵路。以貫通大地。囊括宙合。觸之者靡。逆之者碎。採而用之。則與化同。乃能保全。突厥至大國。守舊拒之則弱削。日本小國。更新變用之則驟強。此其明效大驗。公理正則。無可遁逃者矣。嘗考日本變法之始至難矣。與歐美語文迥殊。則欲譯書而得歐美之全狀難。帝者守府。而武門執權。列侯拱之。其孝明天皇欲作詩而無紙。則收權難。及倒幕維新。而革命四起。則靖人心難。新政初變。百度需支。頻仍變亂。兵餉交困。而國庫乏絕。初創國家銀行。資

本僅得二十九萬。全國歲入。僅逾千二百萬。直至前歲。勝我之後。歲入亦僅八千萬。則籌欵難。然二十年間。遂能政法大備。盡擷歐美之文學藝術而鎔之于國。民。歲養數十萬之。兵。與其十數之。艦。而勝吾大國。以蕞爾三島之。地。治定功。成。豹變。龍。騰。化爲霸。國。若以我廣土衆民。十倍于日。皇上乾綱獨攬。號令如雷霆。無封建之强侯。更無大將軍之覇主。片紙渙汗。督撫貫行。四海無虞。民罔異志。就今歲入。已逾萬萬。若括隱規。必可得倍。若正經界。更得倍蓰。若善銀行之用。則不可思議也。若因日本譯各書之成業。政法之成蹟。而妙用之。彼與我同。文。則轉譯輯其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彼與我同。俗。則考其變政之次。第。鑒其行事

之得失。去其弊誤。取其精華。在一轉移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規。悉發現于我神州大陸矣。夫凡有興作。必有失弊。幾經前車之覆。乃得後軌之道。今我有日本。爲鄉導之卒。爲測水之竿。爲探險之隊。爲嘗藥之神農。爲識途之老馬。我盡收其利而去其害。何樂如之。譬如作室。歐美繪型。日本爲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歐美覓種灌溉。日本鋤艾。而我食之也。雖國勢不同。民俗少異。有不可盡用者。則斟酌補苴。彌縫救正。亦何難焉。且我數千年文明之舊。亦自有應保全者。其不能盡同。且不可盡採。奚待言哉。但藉其同。文因其變。跡規模易舉。條理易詳。比之採譯歐文之萬難。前無鄉導之盲瞽。豈不相距萬里哉。昔在

聖明御極之時。琉球被滅之際。臣有鄉人。商于日本。携示書目。臣託購求。且讀且緐。知其變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間。募開書局以譯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馬江敗後。臣告長吏。開局譯日本書。亦不見信。及東事將興。舉國上下。咸昧日事。若視他星。臣曾上書言日本變法已强。將窺遼東。先謀高麗。大臣不信。猥以疎賤。九門深遠。格不上達。及東事之興。舉國人皆輕日本之小國。貿然興戎。遂致敗辱。則太不察鄰國。誤輕小邦之所由也。觀使二十年前。臣譯局書成。或十年前。長吏聽臣言而譯之。或六年前。大臣信臣言而上奏。

皇上亟變法而預防。有一于此。其在前乎。則國民必瞭而不。

蹙。其在後乎。則中國已強而無患。乃皆不獲。遂至喪師辱國。割地賠款。以至乎此也。臣不能不嘆息痛恨也。夫臣愚狂謬。豈敢妄陳前事。幾類炫伐。上瀆

聖明。所以敢不避斧鉞。拳拳上告者。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亡羊補牢。今未爲晚也。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詳。覩前車之覆。至險可鑒。若採法其成效。治強又至易也。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衆民。近採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擧。十年而霸圖定矣。臣荷

皇上非常之知。籌爲中國自強之計。未有過此。

皇上若採臣言。中國之治強。可計日而待也。臣昔譯集日本

羣書。但割取明治變政之事。編緝成記累承

聖問。今乃寫定上呈

聖鑒。臣康有爲序言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 戊戌五月

臣聞醫而後知病之輕重。鑒而後知貌之妍强。鑒于遠古。不若鑒于近今。鏡于不同類而異我者。不若鏡于同類而似我者。故蘇援切近。診切脈絡至要矣。橫覽萬國。與中國至近形似。比擬同類。鑒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突厥出自匈奴。蓋殷人淳維之後。而吾同種也。昔在隋唐之世。赫然控北方數萬里。亘自遼東延瀚海。至于裏海。奄有中亞。自蒙古前莫比强焉。及敗逐于契丹時。號爲西突厥。終敗逐于蒙古燕帖木兒。

走爲今突厥。已而攻東羅馬。滅而代之。遷居其君士但丁那部之大都。當是時突之四域北據今强俄之全土東破取波斯之半壤南臣服非洲數萬里之北域中撫亞喇伯希臘之舊國東取歐洲之塞維布加利牙羅馬尼亞之腴壤挾其黑海地中海印度海幅幀之力兼有摩西穆護希臘羅馬文教之舊疆東向而爭歐土當明之中葉。其蘇丹索立曼擁馬隊兵百萬。以壓全歐玉節金幢鐵馬鳴鏑鞭箠所指指日滅歐。德之維也納城門不啓匈之標德卑士京邑瀕危諸歐列國王侯聯兵合拒之幸霖雨泥濘疫病大起僅乃得解否則諸歐。咸爲吞併。自爾三百年間。諸歐同心竭力。奔命靡遑。蓋聞突厥之聲威。而心慴骨震矣然而是三百年間。適當歐人新

世勃興。侖科布則尋得美洲。漸乃覺得全地。以增新識。意大利文學復興。後新教出而舊教殆。于是倍根笛卡兒。創新學。講物質。自是新藝新器大出矣。突人得大砲火藥于蒙古。而輸之歐。于是破封建萬千之侯壘。而王權成。騰揚濫天之革命波。而立憲徧于各國矣。至近世百年。諸歐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學新器。絕出前古。橫被全球。其汽船鐵路電線汽球。並出齊奏。絕地通天。歐人用以囊括四海。席捲大宇。無有留者。而突厥恃其強大。鼾睡于其比鄰閱數百年。渺若無知不少覺寤。豈不異哉。及夫歐勢內膨。兵力外挺。耽耽逐逐。惟此地兼三海三洲之神皋腴壤。始因種爭教爭。借扶其民。于是埃及希臘自立。羅馬尼亞塞維繼之。及布加利牙教案之

起。俄人藉口。仗義興師。于是可薩克數十萬兵。立馬巴達坎岳之巔。以俛瞰君士但丁那部。矣。當是時。突君主大臣。喘喘不國。英人爲均勢。而爭鄰之虎牢。也。乃連法意德奧之師。勒俄退兵。列强乃分割其要壤。俄得黑海。高加索。奥得蒂大戈兩省。英得毛魯塲。布加利牙與門的內哥均自立。自是突遂偏安。地壤褊小。君廢國幾亡。當是時。幸賴賢相阿士文之才。立憲法。變新政。訂外交。令國家危而復。安。國民懸而復。解。若使突主倚用。之。以突之兵强地大。至今二十年。雖齊法。德。軼奥意可也。然。而突之蘇丹。乃逐阿士文。廢憲法。復守舊。至于今二十年。全突黑。闇。仍數百年之故俗。也。其國土地蕪蔣。與我國同。道路汚穢。與我國同。無自來水。無排洩。無電燈煤燈。

無機器。與我國同。全國少鐵路電線。交通不便。與我國同。人民愚昧篤舊。于讀回教經典外。地球大勢。瞢無所知。其學校皆無世界學。無各專門化光電重工程機器學。無商船駕駛學。與我國學子昧昧于八股試帖楷法同。人民無權。國無議院。縣鄉無議局選舉。與我國同。其財政因亂。人民窮苦。如牛馬。與我國同。其訟武斷。其獄黑苦。與我國同。其負外國債累數萬萬。與我國同。英俄德法奧意六國大使外攬收其財。內干預其政。日迫壓取其利權。國民愁怨咨嗟與我國同于是革命四起人人思易朝逐君矣。而突厥蘇丹。以其黑暗守舊之治法晏然處諸歐列强狡啓之中偃然臥國民憤怒革命之上所謂寢積薪之上火未然而以爲安臥羣虎之旁虎未

噬則且酣醉。豈有不危哉。突厥不亡。國則革命殆不遠矣。無可救藥矣。豈止削弱而已哉。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中國與突厥乎。西歐久誚爲東方兩病夫矣。其意謂未知孰先死也。今中國之形。與突厥同。中國之病。亦與突厥同。臣編譯突厥事。竊竊自危。旁皇涙下。竊幸恭逢　皇上神聖英武。維新變法。且決立憲。有以起病而扶衰焉。惟此獨與突厥異。中國不亡。國民不奴。惟　皇上是恃。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中國四萬萬人民之幸也。臣謹譯編上呈

聖鑒臣　康有爲序言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 六月

昔孔子讀詩。至殷士膚敏。灌將于京。乃掩卷而歎曰。大哉天

命無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勤勉。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徧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禍八十年。十萬之貴族。百萬之富家。千萬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離。散逃異國。城市爲墟。而革變頻仍。迄無安息。旋入洄淵。不知所極。至夫路易十六。君后同囚。並上斷頭之臺。空灑國民之淚。悽惻千古。感痛全洲。自是萬國驚心。君民交戰。革命之禍。徧于全歐。波及大地矣。諸歐鑒戒巴黎。殺戮畧減。而君主殺逐。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則百年來。百國實書寔錄。莫不同然。普大地殺戮變亂之慘。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禍酷者矣。蓋皆自法肇之也。大學曰。惟命不于

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惟石岩岩。民具爾瞻。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戮。故桀放南巢。而民曰時日曷喪。厲王放彘而下乃共和爲政。至于懸太白。焚漸臺。蓋皆不愼不善。以辟爲天下戮也。若夫路易十六。寬裕愛民。寔爲恭儉之君。故遭禍戮民多哀憐之。以憐民飢。特許開議院。至仁也。特許平民預議而立憲法。至公也。飢民從其徵除喇宮。推至巴黎。至寬也。惜其許行立憲。不盡出于己意。而多由于民迫。不剛斷于速行。而游移于衆議。始則恃瑞士之軍。以兵爲衞。既乃撤之。則無兵而同于匹夫矣。中則與民黨米拉伯盟而付以大政。則得人而王室固矣。既乃背之。則民黨失心矣。終則恃外援而不出奔。遂激民怒而成大戮。身首異處。爲天下

民性可靜而不可動也。一動之後。如轉石于懸崖不至于趾。不止也。傳曰、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民愚不知公天下之義則已。既知之則富貴崇高者。衆之所妒事權尊一者。衆之所爭也。法民既遠、感于美民主之政。近覩于英戮楂理逐占士之故。久受壓制。具瞻岩岩。必傾覆之。吳起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書所謂顧畏于民岩也。民情大動。民心大變矣。昔之名分不足。以定之適足。以激之嚮之權勢不足。以壓之適足。以怒之若使路易十六。剛愎雄武。仍壓其民。若秦始皇則禍延後嗣。二世而亡。如其祖路易十四而已。而雄武之才。乃天寔生之。非尋常人主所能學也。苟誤師之。則如秦二世吳孫皓隋煬帝英楂理十一而已。既不能爲始皇路易十四。則察

時勢審民情知變之不能復止也動之不能復靜也違之愈激運之生變且夫寡不敵衆私不敵公人理之公則也安有以一人而能敵億兆國民者哉則莫若立行乾斷不待民之請求迫脅而與民公之如英之威廉第三後諸主然明定憲法君民各得其分則路易十六必有泰山磐石之安聃彭之壽堯舜之譽生死榮哀國家長久天下後世師之慕之而惜路易十六不能審時剛斷也徘徊遲疑欲與不與緩以歲月靳其事權遂至身死國亡爲天下戮笑幾沒其賢也豈不哀哉昔司馬遷笑項羽爲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寬柔不斷遂以身死國亡至今觀之與路易十六同出一轍有國者固與匹夫異體哉臣竊觀近世萬國行立憲之政蓋皆由法國革命

而來跡其亂禍。雖無道已甚。而時勢所趨。民風所動。大波翻瀾。廻易大地。深可畏也。蓋大地萬千年之政變。未有宏巨若玆者。亦可鑒也。中國未有此書。臣謹編譯上呈

聖鑒臣康有爲序言

進呈波蘭分滅記序 七月

臣竊聞波蘭分滅。後。其民散走歐美。俄人虐待之。幾同猶太。俄普皆禁其作波蘭語文。禁買地。即美至平等。均爲僕婢。亦恥與波蘭人伍。蓋雖爲歐種。幾覩與印度人等矣。哀哉。亡國人也。波蘭分滅事。未入中國載記。臣每讀之。覩夫列强同謀之詭。連兵壓偪之酷。波蘭君相忍辱頻仍之苦。割講漸次之盡。及將分滅。君主后妃親王大臣迫摋因擄之慘。若讀晉愍

懲儆欽石重貲故事豈徒富貴皆空其戮辱困苦求爲奴隸不可得也國民性懦不早事力爭及經萬變流血無數獲開議院而俄人環兵三千陳礮對院以監囚諸議員莫敢噤聲其勇烈者言出而戮矣臣既痡波蘭之君民行復自念中國未嘗不爲之掩卷流涕淚下沾襟也嘗推波蘭所以致分滅之由一由其君忍受恥辱不早英武自强也一在其宰相大臣守舊保祿苟延旦夕而甘心賣國也夫以列强之窺伺如彼而波君相之怯偷如此未有不亡國者也使其民早同心竭力以與君相爭國會不二心不易慮不畏囚死波王本亦寬棄愛民之主未嘗不可得也徒惑于其大臣耳乃國民愛死坐視不早爭之至于國已瀕危大勢盡去雖得開國會而

已爲强鄰所。制。雖有聖。者。無救于亡。也。及亡後。乃始沉族°破°家°肝腦原°野°欲以救°亡°終無成°也°此國民酣嬉目前之罪°也°所以爲亡國之民°也°若其君主。旣上制于椒房之太°后°下制于貴族之大°臣°不能自奮°矣°與其分滅于外。慘爲亡國之戮囚。孰若付權于民。猶得守府而安榮。乃逡遁避終。徘徊不決。至于國勢瀕。危。大勢盡。去。乃始開國會而聽之民。獻。則已爲强鄰所。制。雖有無數之忠臣義。士。終無救于亡。矣。若其親貴大臣。守舊持祿。日以剝民納財。賣國鬻權爲事。誅因才賢。壓抑新法。蒙閉人主。力拒國會。以爲一身富貴長久之計。而不知分地旣。盡。剝床切。膚。家族妻子。四擄誅。夷。高臺傾而玩好°散°身首不°保°白首同。歸。是則自作之°孽°無復可憫者°矣°惟惜

其君寬仁好善不能自克以至身死國亡為天下戮禍及其民延于累世此則後之覽者不能無歎欲三歎也夫嗟乎弱為六極需者事賊以召分滅亦可鑒也謹輯敘之上呈

聖鑒臣康有為謹序

應　詔統籌全局摺 正月初八日具奏

奏爲應

詔陳言乞統籌全局以救危立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頃者德人割據膠州。俄人窺伺旅大。諸國環伺。岌岌待亡。自甲午和議成後。臣累上書。極陳時危。力請變法。格未得達。旋即告歸。士室撫膺。閉門泣血。未及三年。遂有茲變。臣萬里浮海。再詣

闕廷。荷蒙

皇上不棄芻蕘。特命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傳詢。問以大計。復命具摺上陳。並宣取臣所著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考。進呈

御覽此蓋歷朝未有之異數而
大聖人採及芻菲之盛德也臣愚何人受此殊遇遭際時艱敢不竭盡其餘以備採擇臣聞方今大地守舊之國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蘭是也有盡取其利權一舉而亡之者緬甸是也有盡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權而後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權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無士無兵無餉無船無械雖名爲國而土地鐵路輪船商務銀行惟敵之命聽客取求雖無亡之形而有亡之實矣後此之變臣不忍言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然則守舊開新之效已斷可覩矣以

皇上之明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强小變仍亡

皇上與諸臣誠審知其病之根源則救病之方即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暍而淪胥者也大學言日新又新孟子稱新子之國論語孝子毋改父道不過三年然則三年之後必改可知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況今茲之法皆漢唐元明之敝政何嘗爲

祖宗之法度哉又皆爲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嘗有絲毫

祖宗之初意哉今託於
祖宗之法固已諉
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
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
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
祖宗之法而不能守
祖宗之地與稍變
祖宗之法而能守
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輕殆不待辨矣雖然欲變法矣
而國是未定衆論不一何從而能舍舊圖新哉夫國之有是
猶船之有舵方之有針所以決一國之趨向而定天下之從

違者也若針之子午未定舵之東西游移則徘徊莫適倀倀何之行者不知取從居者不知取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極以此而駕橫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適遭風沙大霧之交加安有不沈溺者哉今

朝廷非不稍變法矣然

皇上行之而大臣撓之才士言之而舊僚攻之不以爲用夷變夏則以爲變亂

祖制謠謗並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變法之有效猶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

皇上既審時勢之不能不變知舊法之不能不除臣請

皇上斷自聖心先定國是而已國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

本末輕重剛柔緩急不同措置之宜其規模條理綱領節目大異稍有乖誤亦無成功臣愚嘗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與今既遠臣願。

皇上日讀孟子師其愛民之心漢唐宋明之沿革可採但列國與一統迥異臣願

皇上上考管子師其經國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憲法地遠俗殊變久迹絕臣故請

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也然求其時地不遠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書佳畫墨蹟尚存而易於臨摹如宮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鋪設則莫如取鑑於日本之維新矣日本之始也。其守舊攘夷

與我同。其幕府封建與我異。其國君守府。變法更難。然而成功甚速者。則以變法之始。趨向之方針定。措置之條理得也。考其維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義有三。一曰大誓羣臣以定國是二曰立對策所以徵賢才三曰開制度局而定憲法其誓文在決萬機於公論採万國之良法協民國之同心無分種族一上下之議論無論藩庶。今羣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從。於是國是定而議論一矣。召天下之徵士貢士。咸上書于對策所。五日一見。稱

旨者擢用。於是下情通而羣才進矣。開制度局於宮中。選公卿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總裁。議定參預之任而權新政。草定憲法。於是謀議詳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強。效原

於此

皇上若決定變法。請先舉三者。大集羣臣於

天壇

太廟。或

御乾清門詔定國是躬申誓戒除舊布新與民更始令羣臣

具名上表。咸革舊習。黽勉維新否則自陳免官以激厲衆志

一定輿論設上書所於

午門。日輪派御史二人監收。許天下士民。皆得上書。其羣僚

言事。咸許自達。會得由堂官代遞。以致阻撓。其有稱

旨者

召見察問。量才擢用。則下情咸通羣才輻輳矣設制度局於

內廷。選天下通才十數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儀皆平等。略如
聖祖設南書房。
世宗設軍機處例。
皇上每日親臨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當存。何者當删。損益庶政。重定章程。然後敷布施行。乃不謬棄。近泰西政論。皆言三權。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權立。然後政體備。以我
朝論之。
皇上則爲元首。百體所從。軍機號爲政府。出納王命。然跪對頃刻。未能謀議。但爲喉舌之司。未嘗論思之寄。若部寺督撫。

僅爲行政之官。譬於手足但供奔持豈預謀議且部臣以守例爲職而以新政爲之議事既違例。勢必反駁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參謀猷故近者新政。多下總署。總署但任外交。豈能兼營商務。況員多年老。或兼數差。共議新政。取決俄頃。欲其詳美。勢必不能。若御史爲耳目之官。刑曹當司法之寄。百官皆備而獨無左右謀議之人專任論思之寄然而新政之行否實關軍國之安危而言者妄稱施行主者不知別擇無專司爲之討論無憲法爲之著明浪付有司聽其抑揚惡之者駁詰而不行決之者倉卒而不盡依違者狐疑而莫定從之者條畫而不詳是猶範人之形有頭目手足口舌身體而獨無心思必至冥行擿埴顛倒狂瞀而後已以此而求新政之

能行豈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設。尤爲變法之原也。然今之部寺。率皆守舊之官。驟與改革。勢實難行。既立制度局總其綱。宜立十二局分其事。一曰法律局。外人來者。自治其民。不與我平等之權利。實爲非常之國恥。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規不同故也。今宜採羅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驟行內地。亦當先行於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則。舶則。訟律。軍律。國際公法。西人皆極詳明。既不能閉關絕市。則通商交際。勢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會律法。吏民無所率從。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種新法。皆我所夙無。而事勢所宜。可補我所未備。故宜有專司。採定各律。以定率從。二曰度支局。我國地比歐洲。人數倍之。然患貧實甚。所入乃下等。於智利

希臘小國無理財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紙幣。銀行。印稅。證券。訟紙。信紙。烟酒稅。礦產。山林。公債。皆致萬。萬。多我所無。宜開新局專任之。三曰學校局。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中學。各府縣立小學。及專門各學。若海陸醫律師範各學。編譯西書。分定課級。非禮部所能辦宜立局而責成焉四曰農局舉國之農田山林水產畜牧。料量其土宜。講求其進步改良焉五曰工局。司舉國之製造機器美術。特許其新製而鼓厲之。其船舶市場。新造之橋梁堤岸道路咸屬焉六曰商局。舉國之商務商學商會商情商貨商律。專任講求激厲之七曰鐵路局。舉國之應修鐵路。繪圖定例權限咸屬焉八曰郵政局。舉國皆行郵政以通信。命各省府縣鄉。咸立分局。並電線屬焉九

日礦務局。舉國之礦產礦稅礦學屬焉十日游會局。凡舉國各政會學會教會游歷游學各會。司其政律而鼓舞之十一日陸軍局。選編國民爲兵。而司其教練。十二日海軍局。治鐵艦練軍之事。十二局設。庶政可得而舉矣然國政之立皆以爲民民政不舉等於具文而已夫地方之治皆起於民而縣令之下僅一二薄尉雜流未嘗託以民治縣令重任而選賤俸薄而官卑自治獄催科外餘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轄經累四重乃至督撫而後達於上藩臬道府拱手無事皆爲冗員徒增文書費厚祿而已一省事權皆在督撫然必久累資勞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沓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講求新政而舉行之必不可得向者興學堂農商

之

詔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定文塞責亦可見矣日本以知縣

上隸於國漢制百郡以太守達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

用漢制每道設一民政局妙選通才督辦其事用南書房及

學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爲之准其專摺奏事體

制與督撫平等用出使例聽其自辟參贊隨員俾其指臂收

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則閒缺另候簡用即

以道缺給之先撥釐稅俾其創辦新政每縣設民政分局督

辦派員會同地方紳士治之除刑獄賦稅暫時仍歸知縣外

凡地圖戶口道路山林學校農工商務衛生警捕皆次第舉

行三月而備其規模一年而責其成效如此則內外並舉臂

指畫通憲章草定奉行有準然後變法可成新政有效也若夫廣遣親王大臣游歷以通外情大譯西書游學外國以得新學厚俸祿以養廉恥變通科舉以育人才皆宜先行者猶慮强鄰四逼不能容我從容圖治也且我民窮國匱新政何以舉行聞日本之變法也先行紙幣立銀行財源通流遂以足維新之用今宜大籌數万万之欵立局以造紙幣各省分設銀行用印度田稅之法仿各國印花之稅我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後郡縣徧立各種學堂沿海皆設武備學院大購鐵艦五十艘急練民兵百万則氣象丕變維新有圖雖不敢望自强亦庶幾可以自保臣愚夙夜憂國統籌大局思之至詳其能舉而行之惟

皇上之明其不能擧而行之。惟諸臣之罪。時阽國。危。謹竭愚誠。伏乞

皇上聖鑒。謹呈。

呈請代奏 皇帝第七疏 正月

竊頃强鄰四迫。國勢危蹙。

皇上憂勞

社稷。亟籌自强。量勢審時。必有取法。將篤守

祖宗之舊法耶則大地忽通數十强國環迫皆

祖宗所未遇必不能執舊方以醫變症也將近採漢唐宋明之法度耶則接鄰諸國文學極盛迥非匈奴突厥契丹獷野之風又漢唐宋明所未有也將上法唐虞三代之治道德純備矣而時勢少異或慮有一二迂濶而遠於事情者職竊考之地球富樂莫如美而民主之制與中國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與中國少異惟俄國其君權最尊體

制崇嚴與中國同其始爲瑞典削弱爲泰西擯鄙亦與中國同然其以君權變法轉弱爲强化衰爲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國變法莫如法俄以君權變法莫如採法彼得職前言至近之諸蹟可臨事者也職搜採彼得變政之事苦中國群書皆罕譯出職刻意考求始獲彼得本傳即爲譯出旁搜記乘稍加損益於是彼得行事粗見本末矣考彼得之能闢地萬里創霸大地者豈有他哉不過紆尊降貴游歷師學而已以欲變法自强之故而師學他國非徒紆尊降貴且不惜易服爲僕隸辱身爲工匠爲凡强敵之長技必通曉而摹仿之凡萬國之美法必採擇而變行之此其神武獨授破盡格式操縱自在動作非常以發揚神智丕變國俗其舉

動為千古英主之所無故其創業遂為大地萬里之雄覇易曰天行健。又曰武人為於大君。書曰錫王勇智。詩曰武王桓撥。彼得大力自運乾坤掃埌剛武健撥勇智天錫宜其遠撫長駕創業垂統威聲赫然也昔勾踐為吳夫差而沼吳。晉文公游歷十九年。知民情偽而創霸。殷武丁舊勞於外。爰曁小人而稱宗。舜耕稼陶漁而為聖帝蓋虛驕自大者敗之媒卑飛歛翼者擊之漸人主不患體制之不尊而患太尊天下不患治安之無策而患不取此所以危敗接踵也昔緬甸勢弱將亡。覲見英使。英使不跪。尚須以黃布作帷。遮其下體。安南國權已削。而下僚尚不得見其主並遞條陳。觀緬甸安南之所以亡。考俄之所以霸。以

皇上之明。鑒觀得失。果何擇焉。今明知法敝。不能不變。而卒不能變者。大率爲體制所拘。與天下實士不接。故不能大變也。夫威權者實也。體制者虛也。

皇上既自強之後。緩服鄰國。大地內外。悉主悉臣。欲崇體制何求不得。若國體不立。割地賠欵。築路開礦。勒逐疆臣強出。

上。諭俛首宛頸。委命他人。無復自主之權。亦無保國之術。雖我待藩屬。如朝鮮越南。尙未限禁。至是既迥非

祖宗一統之舊。且並非泰西平等之邦。若仍用舊時體制。以爲尊崇。是甘蹈越南緬甸之覆轍。而及勾踐武丁帝舜之良圖竊爲。

皇上不取也。考中國敗弱之由。百弊叢積。皆由體制尊隔之

故自知縣號稱親民。而吏役千數人。盤隔於內。山野數百里。遼隔於外。小民有冤。呼號莫達。累上而爲知府則千里剖符之寄又累上而爲司道則百城藩屏之任然上未得其摺以上達下須行縣乃逮民若夫督撫之前去民益遼。百縣之地爲事更繁積弊如山疾苦如海既已漫無省識安能發之奏章一省一人一月數摺。隔塞甚矣。何能爲治。京師百僚千萬。非無人才。而惟九卿台諫。方能上達。故直省民數雖四萬萬。而達官僅數十。餘皆隔絕。是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俱棄之。樞臣位尊體重。禮絕百僚。卿貳大臣。不易得見。至與群僚。益復迴隔。東閣不開。諸謀無人。自塞耳目。自障聰明。故有利病。而不知有才實而不識惟有引體尊高望若霄漢而已比之外

國君主尊隔過之詩云瞻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刺尊隔也昔周公吐哺握髮以待天下士況無周公之
才美而加以驕吝而欲旋乾轉坤安可得哉
皇上九重深邃堂遠廉高自外之樞臣內之奄寺外無得親
近況能議論小臣引
見僅望
清光大僚
召見乃問數語
天威儼穆於上匍匐拳跪於下屏氣戰慄心顫震搖何能得
人才而盡下情哉每日未明辨事
召見樞臣限以數刻皆須了決伏跪屏氣聽候

顏色未聞反覆辨難甚少窮日集思天下甚大事變甚微

皇上雖明宮無缺失而限時以言事拳跪以陳詞雖有才實不能竭盡當此時變豈能宏濟艱難故尊嚴既甚忌諱遂多

上雖有好言之誠臣普爲行意之媚樂作太平頌聖之詞畏言危敗亂賊之事故人才隔絕而不舉積弊日深而不發至中國敗壞之由外夷強盛之故非不深知實不敢言昔黎庶昌奉使日本有所條陳但請親王出游不能上達其他關切

皇上之事皆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達達之而不動動之而不行

皇上雖天亶聰明而深居法宮一切壅塞既未嘗遍閱萬國以比較政俗之得失並未遍見中國而熟知小民之困窮所

見惟宮妾宦官。所遇皆險敗舊物諸媚日接於耳目局束自困其心靈外國宮室。橋梁。道路。器藝。軍械之瓌奇新麗。執從而知之故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較中外而求自强其道無由如浮屠十級級級難通廣夏千間重重並隔譬咽喉上塞胸膈下滯血脈不通病危立至固也。夫天子之所以爲尊者威稜遠播四夷賓服德澤流溢海內乂安上撫。

祖宗之靈下庇生民之命盛德成功傳於後世乃可尊耳若徒隔絕才賢威臨臣下以不見不動爲尊以忌諱壅塞爲樂則近之有土地不守之患遠之有二世瓦解之禍夫大臣記於體制尊主如帝天者豈爲其敬上哉一以行其引體自尊之分一以便其蒙蔽欺罔之私耳文王與國人交帝舜臣哉

隣哉豈以尊若天神爲貴哉人情安於所習蔽所未見而禍敗一來悔無可及職燮言

皇上尊則尊矣實則獨立於上

皇上何樂此獨尊良爲此也夫天地交則泰天地不交則否自然之理也歷觀自古開國之君皆與臣民相親挽輅可以移駕止輦可以受言所以成一代之治也自古危敗之君並與其臣相隔絕情煬之畏聞盜賊萬歷之久不覲朝所以致國祚之傾也伏讀

太宗文皇帝聖訓謂明主自覩如天臣下隔絕是以致敗我國上下相親是以能强嗚呼明室之所以亡我朝之所以興者盡在此矣夫泥虛文之體制則不能保寔有

之威權使如天如神內示尊於奴隸而外見辱於強鄰孰若
紆尊降貴內交泰於臣民而外揚威於四海孰得孰失
皇上又何擇焉外侮迫矣通商則不許借欵則阻撓今雖欲
變政恐外人掣肘況能從容待我十年教訓乎故非如彼得
之舉動奇絕不能拒撥速成雷轟電掣也
皇上天錫勇智鑑考今古深觀時變徧察萬國遠念帝舜武
丁勾踐
太宗文皇帝之圖跡下鑒亡明緬甸之覆轍伏願
幾暇垂覽此書日置左右彼得舉動日存
聖意摩積激動震越於中必有赫然發憤不能自已者非必
全摹其跡而神武舉動絕出尋常雷霆震聲皎日照耀一鳴

驚人萬物昭蘇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內强鄰改觀易聽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以中國二萬萬方里之地四萬萬之民皇上舉而陶冶之豈可量哉謹將俄彼得變政記進呈伏維
代
奏
皇上聖鑒謹呈

敬謝　天恩並統籌全局摺 五月初一日

奏爲敬謝

天恩准予專摺奏事。請統籌全局。以變法强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嶺海下士。才識闇愚。以時事艱難。屢次上書。冒

瀆

天聽。荷蒙

皇上天地之量。採及芻蕘。頃乃蒙過聽虛聲。特予

召見。垂問懇懃。過二時許。容其狂愚。寬其禮數。復令有所條

陳。准其專摺遞奏。隆天覆地。稠疊有加。臣俯念時艱。仰感

知遇。祗竭駑鈍。圖投涓埃。頃仰承

聖訓。以國家之敗。歸罪守舊諸人。臣妄陳大計。皆承

僉允。仰見

聖明天縱。求治若渴。洞萬國之故。審時變之宜。此眞中國之

福也。四万万臣民之幸也。臣愚但有喜舞抃蹈。詠歌

聖德。然

皇上詢訪之盛意。臣何敢知而不言。臣今取欲陳者。曰統籌

全局以圖變法

御門誓衆以定國是開局親臨以定制度三者而已方今累

經外患之來。天下亦知舊法之敝。思變計圖存矣。然變其甲

不變其乙舉其一而遺其二枝枝節節而爲之逐末偏端而

舉之無其本原失其輔佐牽連並敗必至無功夫物之爲體

合多質點而後成室之可居合多土木而後備體不備謂之

不成人政不備亦謂不成國故臣以爲不變則已若決欲變法勢當全變如匠人築室千門万戶必繪圖畫則先定雛形而後鳩工庀材乃行興築若全局未定圖繪全無聽甲言而爲杙爲桷尺寸不知又聽乙言而肯構肯堂木石未備磚瓦亂構工匠雜陳及其全局合龍必致乖牾鑿枘風雨驟至託庇仍無若夫縫人裁衣必量全躰之度庖人調味必酌齊之宜若妄施刀剪勢必顚倒裳衣亂下鹽梅以致難供刀匕薄物猶爾況於舉万里之國而治之哉故臣請變法不欲言某事宜舉某事宜行者恐雖詔行難收成效必至與總署使館海軍船廠電線鐵路礦務製造廠同文舘同爲守舊者藉口攻撓而已故今欲變法請

皇上統籌全局。商定政體。自百司庶政用人交外。並草具綱領條目。然後渙汗大號。乃與施行。本末並舉。首尾無缺。治具畢張。乃收成效。臣所請統籌全局者此也頃者膠旅既割。內地權利盡失。危亡逼迫。若火燎原。

皇上審時變法。發憤圖存。特下

詔書。明定國是。若心明斷。天下共知。而諸臣惑于舊俗謠諑紛紜或庸人知見擯於維新恐富貴之難保或僉人思媚于權貴造疑謗而誣謀交章飛文變亂黑白誣攻新政具錦如織流言惑聽害過流賊或老耆舊學自託清流挾用夷變夏之言特變亂

祖制之說煽亂民聽衆志熒惶藐王言如弁髦視綸音如草

莽。臣惟三代大學。亦復胥動浮言。盤庚遷殷。屢頒誓誥。戒以黜心從一。責其起穢自臭。警以祖父斷棄。嚴以剿殄無遺。蓋誓者經義取重。亦西國通行。昔

聖祖高宗時。頻有

御門之典。臣伏乞

皇上諏日齋戒。特

御乾清門。大集羣臣。相與

勅誓。布告天下。與民更始。咸令具名上表。盡革舊習。黽勉維新。其有不率。予之休免。其有造謠興謗。不奉新政者。上用盤庚剿滅之刑。旁採泰西謠謗之律。明罰勅法。刑茲無赦。庶幾浮言可靖。衆志乃一。國是既定。大勢咸趨。臣所請。

御門誓衆者此也今天下之言變者。曰鐵路。曰礦務。曰學堂。曰商務。非不然也。然若是者變事而已非變法也變一事者微特偏端不舉即使能舉亦於救國之大體無成非

皇上發憤自強之意也周公思兼三王孔子損益四代乃為變法臣所請者規模如何而起條理如何而詳綱領如何而舉節目如何而備憲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損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若者宜革若者宜增若者宜刪若者宜改全體商權重為草定茲事體大關國安危舉錯偶乖必至顚蹶此非特開專司以妙選通才不足以商鴻業而定巨典今欲行新政。但聽人言。下之部議。尤重者。或交總署樞臣會議。然大臣皆老耄守舊之人。樞垣總署。皆兼差殷忙之候。求

其議政詳善。必不可得也。臣前請用日本例。開制度局于
內廷。選天下通才任之。
皇上親臨。日共商榷。其有變法之摺。並下制度局商議。擬
旨施行。然後綮領振裘。目張綱舉。新政可行。自強有效。臣所
請開制度局者此也雖然以
皇上之明豈不知籌全局而全變哉其有不能者或勢有所
限也然人主有雷霆萬鈞之力所施無不披靡豈
皇上所有之權行方今可為之事舉本握要則又可一轉移
間而天下移風振作人心奕國勢危迫不能需時及今為之
已遲不及事惟
皇上乾綱獨攬速斷

聖心以救中國天下幸甚臣愚憂國。敢冒死以竭拳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